

大眾文學叢書

# 曲身翻身艾艾

劉洪



大眾書店

大眾文藝叢書

艾艾翻身曲

劉 洪

大眾書店

大眾文藝叢書

# 艾艾翻身曲

劉洪

出版者 大眾書店

上海：中正東路三號

北平：西四北大街甲二〇一號

天津：一區羅斯福路二五七號

一九四八年九月太岳初版

一九四九年四月北平二版

一九四九年九月上海三版

★ 版權所有 ★

# 艾艾翻身曲

## 一、地主閻鴻秀

陳家莊上桃樹多，  
窮苦人家沒一顆；  
平川川裏的好地五百畝，  
閻鴻秀佔了三百畝多；  
倉裏裝滿租顆顆，  
吃的白麵要佃戶們來磨。

民國二十一年北風冷，  
陳喜喜的婆姨害了傷寒病，  
沒啦錢買藥，沒啦米下鍋，  
借糧借錢上了閻家門。  
閻家餓下狗一羣，  
陳喜喜進門狗兒撲上身，  
主人不來照一照面，  
喜喜的腿上咬下個大窟窿。

閻鴻秀的院子長，  
院子地下鋪青磚，  
喜喜坐在磚地上，  
紅血流下一大灘，  
疼的嘴裏直叫喚。

閻鴻秀拉開洋布白門簾，

嘴裏噙一根香紙烟，  
拍一拍黑氈子馬褂籃衫衫，  
瞭一瞭天上鳥飛南，  
過了半天才把喜喜望一眼。

陳喜喜抓一把土灰蓋傷口，  
低聲下氣哀求閻鴻秀：  
『老人家！我家婆姨病下啦！  
沒啦糧食銀錢叫人愁，  
求你借給兩斗糧食五塊錢，  
把這悽惶日月熬到頭！』

『借糧借錢一月十分利，  
空口無憑還得寫字據！』

白紙上的黑字一串串，  
手指的紅印印按一按，  
六畝坡地抵押上，  
喜喜的心痛鼻又酸。

銀錢糧食往回盤，  
顧的眼前孩兒大人要吃飯；  
過了一月再來打算盤，  
連本帶利沒法還。

閻鴻秀的算盤打的精，  
句句話兒說的明：

『現在還我的利和本，  
坡地破窰還能行，  
再過一月利上又加利，  
你一帶帶也還不清！』

六畝坡地一眼窰，  
寫約抵債閻鴻秀還嫌少；  
喜喜臉上灰溜溜，  
寫下約來搖頭又擺腦，  
從今沒啦一塊立脚地，  
青草離地活不了！

喜喜走出閻家門，  
兩行眼淚直打滾；  
地主老財真兇狠，  
拔了窮人的命根根！

## 二、討飯吃

錢糧用完燒不起灶，  
喜喜婆姨病還沒有好；  
全家三口個個噉，  
閻鴻秀又逼着騰破窰。  
喜喜作揖叫：『爺爺！  
炕上的病人沒啦好，  
病人好了就騰窰！』

『這孔窰洞現在姓閻，  
你的家事我不管，  
騰出窰來我要拴牲靈，  
你不騰窰我沒處拴，  
就把牲靈拴在窰外邊，  
凍壞了牲靈你賠不起錢！』

吓的喜喜心亂跳，  
拉起婆姨女兒騰破窰；  
傢具早已賣光了，  
只剩爛毡一抱抱，  
還有鍋碗裝了一筐筐，  
昏昏沉沉出門了。

喜喜婆姨回頭看，  
眼淚流到嘴角邊：  
『天呀！財主的牲靈比人值錢，  
窮人怎價這般下賤！？』

閻鴻秀瞪起大眼睛，  
嘴巴張成簸箕想吃人：  
『閑話少說！立馬給我滾！  
這塊地土沒妳立腳的根！』

三人拉着慢慢走，  
六枝腿桿一齊抖！

雪花飄來冷風吹，  
東南西北不知去哪裏？！

喜喜的猴女子陳艾艾，  
衣服破爛屁股露在外，  
冷風好似格針扎，  
艾艾打戰戰像是搖篩篩。

臉兒發白嘴發青，  
艾艾哭着問一聲：  
『爹呀！咱們要走到哪壩？  
刮風下雪冷的走不動！』

『要住只有住破廟，  
要吃只有問人討！』  
喜喜婆姨聽言淚滔滔，  
艾艾聽罷放聲嚎。

平川川低嘯沙梁梁高，  
媽媽扒着艾艾走小道，  
走過一里媽媽栽倒了！  
病人受凍又氣惱，  
倒在路旁死下了！  
喜喜拉她不出氣，  
艾艾抬着媽的腦袋直哭叫。

借一把鋤頭借一把鋏，



挖個坑坑把死人掩一掩；  
艾艾哭得多可憐，  
抱住媽媽不讓放進坑裏邊；  
媽媽埋到黃土裏，  
永世不能再見面！

安埋了死人救活人，  
父女兩個奔前程，  
艾艾總是回頭看，  
喜喜低下腦袋淚淋淋。

住在破廟裏冷冰冰，  
沒有柴燒凍的要命！  
肚兒餓的受不了，  
問人家討要人家不開門！

『爺爺』『娘娘』叫的甜，  
千喊萬喊嘴叫爛，  
地主老財他不管，  
反使惡狗把你腿咬斷；  
只有莊稼漢開了門，  
送來一碗山藥蛋。

### 三、女放牛娃

沒穿沒吃跟乾柴一般瘦，  
喜喜見了關鴻秀又哀求：

『老人家收下我父女做長工，  
只要飯吃工錢不想要一分！』

收下長工不化錢，  
担挑犁地樣樣幹！

爹爹耕種山地又平川，  
日出日落汗不乾；  
十歲的艾艾放牛帶割草，  
夜裡回來推磨又作飯。  
早晨夜晚兩頓飯，  
吃的黑豆糠炒麵。

涼生生的風兒吹過青青的山，  
山上的草兒把腰彎；  
艾艾放牛在綠油油的山塚上，  
牛的肚子吃成個大圓蛋。  
黑格洞洞的烏雲遮滿天，  
一股股風吹一陣陣落雨點，  
雨點越下越大，  
艾艾身上濕個遍。

風吹雨打餓的肚子吼，  
艾艾吆牛往家裡走。

山陡路窄地下滑溜溜，  
人牛一齊跌進溝。

艾艾頭破紅血流，  
前腿顛跛跌壞小黃牛。  
掙扎起來跛着走，  
艾艾的淚珠兒像河流。

走進大門撩見閻鴻秀拿拐杖，  
大罵佃戶陳元亮：  
『去年欠下一斗租子記上賬，  
今年的新租又交不上，  
我一家大小靠它活，  
收不齊租子就得喝米湯，  
給我吊起重重打，  
看他還混賬不混賬!？』

陳元亮跪下給磕頭，  
悲聲哭號又哀求：  
『老爺積德讓過我，  
今年蟲災雹災莊稼都歉收；  
明年準定齊交够，  
欠下一顆剗我頭!』

陳元亮哀求沒人聽，  
身上的衣服被剝淨，  
指頭粗的藤繩網上身，  
吊在樹上打的喊親人。

一條條青礮一塊塊紅，

全身打滿水沾麻繩印。

陳元亮哭叫：『老爺請饒命，  
我回家賣了三兒給交清！』

閻鴻秀笑說：『免我多費心，  
放他回家想法給交清，  
怕他偷跑派人後面跟！』

艾艾看到這情景，  
吓的哆嗦臉發青。

閻鴻秀一見艾艾進門裏，  
翻起白眼要吃人嘞：  
『這一坵絲絲雨就回來啦，  
妳的皮肉還值錢咧！  
下雨妳不會躲在大樹底，  
爲甚麼吆牛回來呢？  
爲甚麼不把牛餵肥？  
爲甚麼打斷牛的腿？  
妳要打死我的牛，  
我就一腳踏死妳！』

驢蹄蹄踢倒艾艾躺地下，  
幾拳打的她吐血花！

狼爪爪把她嘴巴撕兩邊：

「今日莫想吃我的飯！」

#### 四、窮人結婚

那一個貓兒不叫春？  
那一個女娃不嫁人？  
艾艾放牛到十五歲，  
爹爹給她訂了親。

窮漢富人分的跟紅白一樣清，  
艾艾嫁了個窮光棍；  
十八歲的男人白狗孩，  
閻鴻秀僱去做長工，  
兩年苦工只糊自己的嘴，  
媽媽討吃在外村。

正月初一天氣冷，  
艾艾跟狗孩結了婚；  
婆家只有一孔破窑洞，  
吃的用的屋裏空，  
他們給閻鴻秀好話都說完，  
閻鴻秀給了小米五升肉一斤。

新媳婦的棉襖補綻加補綻，  
借一件衣衫穿上哄那過路人，  
爹爹送她到婆家，

婆家門上冷清清。  
新郎迎親到溝底，  
穿那洗了的褲褲能當鏡子用，  
頭上圍個破頭巾，  
鞋子底下有窟窿。

媽媽出門來接客，  
臉皮發笑心裏悲；  
四人進屋去吃喝，  
坐在炕上沒棹椅。

富人結婚鑼鼓喇叭鬧哄哄，  
艾艾結婚狗兒不到門上聞一聞！

兩人同居四行淚，  
眼淚滴濕了巴掌大的舊棉被：  
『妹妹！窮人的日子多難過啊！』  
『哥哥！窮富咱們總要過到底！』

## 五、月餅和子彈

屋簷下艾艾給閻家洗衣衫，  
花盆跟前閻鴻秀吸紙烟，  
吐一口青烟嘴巴拌兩拌，  
眼睛盯住艾艾鼓成個牛眼圈，  
蒼蠅見肉死也要轉兩轉，  
他的涎水流成一根線。

艾艾的容貌動了他的心：  
『她正像花兒開的盛！  
前幾年瘦似細麻桿，  
灰楚楚臉蛋乾樸樸嘴唇；  
而今十七歲長的愛死人，  
胳膊白溜溜，臉蛋紅粉粉，  
腰似楊柳風搖動。』

越思越想哼出聲：  
『妳看這花兒開的火樣紅，  
惹得蝴蝶過牆東！』

艾艾低頭洗衣衫，  
裝個啞巴沒聽見。  
洗罷衣衫去溝底，  
高粱地裏鐮刀兒閃。

艾艾在地裏格叭叭地砍，  
閻鴻秀跟着在後面，  
懷裏掏出個紙團團，  
嘴角笑到耳朵邊：

『這是我昨天買的好月餅，  
送妳吃了表一表心，  
我想跟你交個同床的朋友，  
結交了我銀錢有的用！』

艾艾扭頭跑出高粱地：  
『請你手脚放規矩！』

閻鴻秀急忙攆過去：  
『結交老爺就是好規矩！』

她跑的鼻尖直冒汗，  
紅鞋落到大路畔，  
一股勁跑到寨門前；  
閻鴻秀捏住月餅氣喘喘，  
吹起鬍子瞪起眼。

綿羊肉要燉，山羊肉要炒，  
艾艾是好肉乾看拿不到，  
越走越想更氣惱：  
『叫我收拾了那小子，  
看她還往哪蹶跑?!』

黑鍋底嚙黑煤炭，  
財主心狠都一般；  
閻鴻秀跑到村公所，  
把姪子村長一聲喚：  
『賊小子狗孩真搗蛋，  
偷牛盜馬活兒不肯幹，  
抓他去當兵，免吃我的飯！』

獨眼窩村長笑着把頭點：



『叔我的話兒我照辦！』

頭頂太陽東山到西山，  
地裏的狗孩舉的骨頭酸；  
舉起鐮刀正割蘆子桿，  
地畔上走來三個高身漢。

三人笑着走攏來，  
掏出麻繩網狗孩。

脚踢拳打使勁滿，  
狗孩問他們：『爲的甚？』  
抽着鞭子網麻繩：  
『爲的每日價地裏磨陽工，  
村長叫你去當兵！』

邊拉邊打送到新兵營，  
禁閉室裏黑格洞洞；  
蔣介石閻錫山的頑固軍，  
當兵的不如白狗熊；  
打罵、活埋、餓又凍，  
提起這事人人咬牙恨！

進了新兵營好似羊進圈，  
一個挨一個擠的難動彈，  
狗孩站在門後邊，  
聽見人人長吁又短嘆！

班長派班長守住門，  
不准黑屋裏有響動；  
班長在門口靜靜聽，  
聽到半夜作起夢，  
夢見七十老母討飯吃，  
年青婆姨尋死跳了井；  
醒來聽見屋裏有哭聲，  
班長的眼淚也打滾！

拍一拍胸膛抖一抖勁，  
班長開了鎖子拉開門：  
『受這洋罪爲的甚？  
老子要開小差不再當這兵，  
你們要跑莫消停！』

老百姓哪個想當頑固軍？  
新兵營裏跑個空！

連長查哨聽到亂跑聲，  
如雷吼叫：『不准動！』  
叭的一鎗打出去，  
恰好擦過狗孩右耳門。

不管他打鎗不管他喊，  
一齊跑個不見面！

## 六、夫妻分離

攪工一天真累人，  
晚上喝一碗黑豆粿粿；  
陳喜喜聽說狗孩抓了丁，  
混身沒勁心裏痛，  
躺在炕上生了病，  
閻鴻秀說：『死了他另僱好後生！』

二太太丟了金戒指，  
硬說：『陳老漢偷去換肉吃！』  
閻鴻秀吼叫他的兩個兒子，  
吊起陳喜喜離地三、四尺！

打一棍棒一聲問：  
『偷了金戒指去作甚？』  
喜喜哭叫說分明：  
『曉不得金戒指是什麼形！』

打得鯉魚跳龍門，  
斷了棍棒斷了人的命！

家家公鷄齊叫鳴，  
狗孩回到大院中，  
聽見艾艾哭死人，  
狗孩臉兒發白喪了魂。

舊社會的衙門朝南開，  
有理無錢莫進來！

滿肚子怨仇沒處洩，  
艾艾夫妻忍氣吞聲肚子蹩！

一把把野草一個小坑坑，  
艾艾夫妻把爹爹埋在荒山頂。

安葬了爹爹天大明，  
狗孩的肚子一陣痛；  
艾艾担水過地畔，  
聽見丈夫的叫喊聲；  
放下水桶救親人，  
攙上他走進破窰洞。

閻鴻秀瞧見狗孩得了病，  
心上的詭計亂翻騰：  
「咳呀！狗孩回來啦！  
怎價你又得了病？  
快來！我會醫治肚肚痛！」  
閻鴻秀惶惶張張往屋裏跑，  
心裏的話兒只有自己才知道：  
「趁這機會搞死那小子，  
艾艾就會跟我來睡覺！」

一手端藥碗，一手拿香表，

鬼眉賊眼出來了。

燒起香表唸起咒，  
紙灰落到碗裏頭。

雙手遞碗很周到，  
閻鴻秀的眉眼直發笑：  
『除非天爺爺他不饒，  
喝了這葯一定好！』

喝下毒葯不久長，  
狗孩死個硬梆梆。

沙凜凜上光禿禿，  
支支在墳前嗚嗚地哭：

『嘩啦啦的河水流不斷，  
咱的眼淚總不乾；  
生來沒吃又沒穿，  
窮女子嫁個貧窮漢；  
攬工營生累死也做不完，  
閻鴻秀還給怪眉眼。  
咱們白天受苦在一搭，  
擦着汗水好言來相勸；  
黑夜同蓋一床小薄被，  
刮風下雪咱們心上一樣暖。  
哥呀！你死的多悽慘！

從今後我獨自天天受磨難！  
人家成雙我成單，  
好似孤雁落沙灘！  
心上的話兒對誰言？  
誰給我好話好容顏？』

艾艾躺在墳前拾不起頭，  
沙梁梁上走來閻鴻秀。

貓哭老鼠假慈悲，  
閻說：『這小子死的真可惜！』

他伸出兩手直是拉，  
艾艾更是傷心不理他；  
狗口到底不能出象牙，  
閻鴻秀露出狐尾巴：

『哭這窮小子有甚用？  
死了窮鬼找個有錢人！』

山上沒人機會好，  
閻鴻秀攔住她的腰，  
掏出手巾給她擦眼淚，  
大嘴挨到她臉上了：

『自從上月死了二太太，  
妳是我上的好人材；

前幾年妳是個猴娃娃，  
如今越長越可愛；  
只要妳給我解愁悶，  
酒肉綢緞隨妳去安排！』

艾艾掙脫想要跑，  
閻鴻秀又把她拉住了：  
『高不高興不由妳挑，  
如今妳是籠中鳥！』

## 七、籠中鳥

籠中鳥兒翅膀展不開，  
艾艾被迫做了三太太。

大太太總是不服氣，  
時時刻刻把她欺，  
不給好穿好吃喝，  
丈夫跟前造謠撒大腿：  
『艾艾如今總是病不斷，  
面黃肌瘦像個鬼，  
她還有兩個野男人，  
老不死的你把她當寶貝！』

閻鴻秀笑的露出笏板牙，  
連忙作揖說好話：  
『妳才是我心中的好寶貝，

嘆喝穿戴沒虧妳！  
艾艾煮飯、推磨、餵豬、洗衣裳，  
白天是個長工晚上是僱妻！  
近來瘦的皮包骨頭，  
眉眼實在不如妳！』

『那下賤女人還會做賊，  
昨天將我的十塊銀洋偷了去！』

艾艾在窗前回罵一句：  
『放妳娘的狗臭屁！』

大太太出來狠打她，  
照她臉上抓了幾把；  
艾艾臉上都是血道道，  
舉起拳頭直回打。

大太太把她按在石階上，  
打她腦袋又胸膛，  
艾艾想拚命翻起身，  
拳頭又落到嘴巴上。

## 八、太陽照紅陳家莊

天昏地黯世道亂，  
日本鬼子到了華北又華南。  
國民黨軍隊直後退，  
江山送給敵人不心寒，



蔣介石躲到峨嵋山，  
害得幾萬萬人民受熬煎！

共產黨八路軍堅決打日本，  
到敵人後方救人民，  
各處建立抗日根據地，  
生產又打仗，軍民一條心。

八路軍的發展如春筍，  
蔣介石詭計胡折騰，  
命令各地殺害共產黨，  
勾結日本鬼子進攻八路軍。

山西省漢奸閻錫山，  
一九三九年冬天大叛亂，  
勾通日本鬼子到臨汾開會議，  
計劃要將八路軍消滅完。

閻軍日軍齊進攻，  
八路軍決死隊拚命衝。

陳家莊早晨走過蔣閻軍，  
去到北面楊家村，  
村子四周全包圍，  
八路軍打退閻軍又追一程。

石凍臘月北風凜，

黑黝黝的晚間人聲吵：

『楊村的八路軍打勝了，

閻錫山隊伍往南逃，

老兄老弟們趕快跑，

閻軍抓去獻倒灶！』

『鎗聲到處砰砰響，

衆人快往山上藏！』

閻鴻秀兒子聽到打鎗聲，

心上好像放了一塊冰，

拔起狐狸腿跑回家，

看見他媽打得艾艾血亂噴。

大太太打的艾艾換不過氣，

閻鴻秀的兒子報消息：

『哎呀！一九三九年咱們真倒運！

共產黨八路軍快進村！』

急的閻鴻秀雙腳跳，

愁眉苦臉亂抓後腦：

『臭娘們快快不要打架了！

你們趕緊藏東西，

糧食銀錢放進大地窖！』

大太太丟下艾艾直哭嚷：

『哎呀！快拿我的寶貝箱箱！』

艾艾擦着鮮血向外望，  
她想看八路軍是怎個樣。

掙扎起來往外走，  
閻鴻秀提着箱子碰了頭：

『妳想出去看癲狗？  
妳敢出門我擰你頭！』

跑到西屋又跑東，  
閻鴻秀忙的像發瘋！

金銀財物埋藏好，  
引上家人逃到山圪塔。

鎗聲越響越逼近，  
全村男女亂紛紛，  
孩子叫媽媽，女人叫男人，  
老百姓害怕頑固軍，  
拉的拉上措的措，  
人哭狗叫走出村。

閻軍像是死了王的蜂，  
亂吼亂叫進了村，  
翻箱倒櫃搶財物，

周富生的女兒被姦淫。

頑固軍拉伕拉壯丁，  
村裏找不見年輕人，  
佃戶周富生六十歲，  
閻軍拉他去措了九十斤。  
老漢『哎呀』哭一聲：  
『老總！要了我的命！』

閻軍連長眉一橫：  
『快走快走！你一步走一寸！  
你要不給我快些走，  
鎗斃你這狗雜種！』

幾棒打上老漢的身，  
老漢倒下昏沉沉。

閻軍連長還要用脚踢，  
踢在周老漢心窩裡。

老漢心痛如刀扎，  
閻軍連長臨走還要罵：  
『東西撩下拿不走，  
老狗悞了我的大事啦！』

閃電明亮雷聲響，  
人民的軍隊誰也難阻擋，

頑固軍還沒走出村，  
人民軍隊進了陳家莊。

河裡漲大水波浪推波浪，  
人民的隊伍浩浩蕩蕩，  
三八式步槍機關鎗，  
刺刀閃閃放銀光。

頑固軍嚇的喪了胆，  
丟了鎗械和子彈，  
衣服綁帶摔在路兩邊，  
跑的跑東，逃的逃南。

喜鵲叫喚天明亮，  
太陽照紅了陳家莊。

周富生老漢躺在大路邊，  
太陽照着他的臉，  
臉似乾茶葉緊閉住眼，  
半張着口兒高呻喚，  
昏昏迷迷不動彈。

人民軍隊的工作員，  
紅臉胖子謝玉田，  
路過看見躺着的周老漢，  
彎下腰來問一聲：  
『老人家是不是病的灘動彈？』

周老漢睜眼低聲問：  
『老總！你是哪部份？』

謝同志滿臉浮笑容：  
『我是咱們八路軍！』

老漢流淚哭出聲：  
『閻錫山隊伍要了我的命，  
昨夜晚打的我不能動！』

拉起老漢措上身，  
謝同志把他措進了村。

進了破窯躺在炕上邊，  
瞧見炕上的女兒淚漣漣。  
十四歲女兒叫俊琳，  
昨夜兩個關軍來輪姦，  
她的眼皮都哭腫，  
這件苦事不敢對人言。

謝同志問她：『妳有甚事情？』  
俊琳捫住臉兒哭得更傷心！

周二娃忽然從城裏回了家，  
看見家裏起變化，  
妹妹俊琳大聲哭，

躺在炕上的爹爹吐血花。

周二娃急忙上前問：  
『這是發生啥事情？』

謝同志向他說分明，  
周二娃捏拳罵一聲：  
『殺淨狗酋的頑固軍！』

周二娃摸着爹胸膛，  
鎖緊眉頭又恨又悲傷。

謝玉田親切地安慰他：  
『你爹還能有辦法！  
我去叫來軍隊裏黃醫生，  
看病用藥銀錢不用化！』

二娃的悲痛變成笑：  
『八路軍待人實在好！』

『我去給你叫醫生，  
你去敲鑼吼叫人，  
大家回來開大會，  
八路軍要講大事情！』

二娃急忙往外走：  
『坪裏山上我都吼！』

山上山下鑼聲響，  
『八路軍來了！』老李傳老王，  
大家一齊回村裏，  
人人臉上喜洋洋。  
饅頭雞蛋拿到會場上，  
硬要慰勞軍隊吃個光。  
男女老少高矮不一樣，  
蹣起腳後跟頸子都拉長，  
看呀！看八路軍是怎個樣？！

八路軍都是普通人，  
只是一心爲人民。

黃醫生進了二娃家的門：  
『把傷治好我保證！』

謝玉田到了會場上，  
對着羣衆把話講：  
『老鄉們安心莫驚慌，  
頑固軍已經滾出陳家莊；  
日本軍閥打咱們，  
咱們把他削滅光！  
大家勤勞生產多打糧，  
有甚困難政府幫！  
餓肚子的窮人受熬煎，  
過幾天給發救濟糧；



誰該救濟大家提意見，  
今後勤做營生，生活有保障！」

## 九、救濟

正月初七雪花飛，  
雪似棉花朵兒滿天白，  
家家公雞叫天明，  
閻鴻秀院裏窮人擠一堆。

舊村公所收下軍糧五十石，  
寄在閻家會裏邊。

閻鴻秀全家逃到劉家莊，  
家裏門兒都鎖上。  
窮人們跪在屋簷下，  
等着八路軍給發救命糧。

快要餓死的窮苦人，  
領下糧食救活命。

周二娃雞叫就起床，  
拿上大斗來盤糧。  
閻鴻秀的佃戶陳元亮，  
拿個簸箕相跟上，  
措一條麻袋五尺長。

謝玉川笑着進大門，

對着周二娃問一聲：  
『你爹傷勢鬆沒鬆？』

『隊伍上黃醫生天天來看，  
傷勢減輕一大半！  
家裏窮的像光石板，  
沒米給爹煮碗飯！』

『今天多給你一斗糧，  
回家給爹把傷養！』

謝同志看見門兒鎖的緊，  
伸出兩手使勁擰，  
擰斷小銅鎖子開了門。

走進屋裏四面空，  
糧食全都進地窖。

佃戶陳元亮手一擺：  
『你們都要跟我來，  
我給閻鴻秀攪工整整八年，  
我曉得糧窖在這牆兒開！  
閻鴻秀經管義倉滿五年，  
食汜義倉糧食二十石，  
衆人找他來清算！』

大家齊到牆跟前，

陳元亮揭開大甕搬石板，  
石板下有層土，土下有木板，  
看見洞口一尺五寸寬。

謝玉田下進窖裡看，  
三丈長的地窖一丈寬，  
黃朗朗的小米裝個滿。

元亮和二娃下窖用斗量，  
每人的口袋都裝上。

陳福清老漢問二娃：  
『吃了人家糧食惹禍吧？  
村長回來要找咱！』

笑咪咪的二娃提起斗：  
『你快張開麻袋口，  
這件事情不用愁，  
八路軍永遠不會走，  
給咱發的救命糧，  
舊村長他敢動一動手！？』

小米沙沙地流進大麻袋，  
塵土飛揚直往外，  
二娃的眉毛變成土黃色。

二十戶人家八十個人，

每人領糧整五升，  
窮苦莊稼漢領到救濟糧，  
愁容一變笑盈盈。

周二娃最後裝上三斗糧，  
對着衆人淚汪汪：  
『去年租種關鴻秀十畝地，  
收的糧食交租交個光，  
糧食交完還欠三斗，  
寫下借條記上賬，  
一斗叫我今秋還斗半，  
今秋不還要遭禍殃：  
不叫我種地不讓我住房，  
叫我沒個立腳的地方。  
如今過年沒米吃，  
打傷的老爹喝不上稀米湯，  
全家四人抱頭哭，  
窮人的日子真恓惶！』

共產黨來了咱沾光，  
給看病人給發救命糧，  
一家老少保活命，  
春耕多出力，秋收有希望。』

衆人又悲又高興：  
『過去做的牲靈不是人，  
嚙的糠糲啃草根！』

再長的黑夜總會明，  
共產黨來了救窮人！  
種地救國都齊心，  
打敗日本鬼子有保證！』

## 十、動員

謝玉田指派二娃和元亮，  
兩人去到劉家莊，  
見了閻鴻秀把好話講：  
『八路軍請你回家享安康！』

閻鴻秀擠眉又斜眼，  
大嘴挨到元亮耳朵邊：  
『共產黨是不是搶人又燒房？  
是不是殺人又強姦？』

陳元亮說話沒有虛：  
『好比天旱下大雨，  
共產黨來呀人人喜，  
愛護百姓如親人，  
一舉一動見了就明白！』

一家人回到村裏邊，  
閻鴻秀先見謝玉田。

謝同志慇懃地招待他：  
『吸煙，喝水！請坐下！』

鮮紅的嘴唇火紅的心，  
謝玉田的話兒說的明：  
『八路軍來了你出門，  
村公所的糧食我們救了窮人。  
窮人們眼看快餓死，  
沒等你回來就開倉庫的門，  
村公所的糧食發了一部份，  
你家的東西都沒動！』

閻鴻秀面笑心裏恨：  
『救濟窮人是好事情！』

老謝吸着旱菸吐青煙，  
再把話兒講一番：  
『抗日救國齊動員，  
有力出力有錢出錢，  
你有銀錢你有糧，  
爲了國家多供獻。  
日本鬼子離這只有二十里遠，  
村裏今天開會大動員，  
有錢有糧自動拿，  
有人的參軍上火線。』

『倉裏糧食只有一百石，  
我就獻出五十石！』

「聽說你發財真不小，  
積展下四十個銀元寶，  
銀錢銅錢下了窖，  
獻些出來爲國立功勞。  
還有長槍駁壳鎗，  
你有多少獻多少！」

閻鴻秀喜皮笑臉說假話：

「元寶實在我沒啦！  
二百個銀洋我能拿！  
還有兩隻破長鎗，  
你們拿去修理它。」

謝玉田點頭連聲笑：

「好！好！出糧出鎗有功勞！」

人聲吵雜唱又笑，  
開會的男女全來到。

謝同志走到會場上，  
動員的話兒慢慢講。

陳元亮年大四十一，  
替兒報名參軍去：  
「我兒今年一十七，  
叫他參軍爲國把功立！」

周二娃拳頭高舉起：  
『前方後方都努力，  
叫我妹妹作軍鞋，  
我要參加担架隊！』

日本強盜燒殺又姦淫，  
抗日救國人人有心勁。

十六個後生參軍上前線，  
婦女縫衣做鞋給戰士們穿，  
全村老少組織好，  
準備戰鬥又生產。

婦女們見了艾艾哈哈笑，  
妳拉她推嚷又叫：  
『艾艾的針線活兒做的巧，  
作對軍鞋漂亮又堅牢！』

羣衆情緒好似野火燒，  
艾艾的心兒像皮球樣跳。  
她對閻鴻秀說一句話：  
『咱也作對軍鞋好不好？』

閻鴻秀扳臉瞪眼睛，  
罵着艾艾進家中：  
『妳跟八路軍老子有交情？  
妳做軍鞋給妳野男人？』



坐在屋裏悄悄價，  
洗衣服做飯守本分！  
從來女人就是看家奴，  
女人還能做個大事情？  
跑跑跳跳唧唧喳喳像個甚？  
妳東張西望我要妳命！』

## 十一、陳元亮

官攀官呀官攀官，  
討吃子攀的叫衙漢；  
莊稼漢們組織農民會，  
大家團結成鐵疙疸。

參加農會要經過介紹，  
老王連老李，老李連老高。

閻鴻秀的佃戶陳元亮，  
身高五尺臉兒長。  
受苦受難四十年：  
措一輩輩雨水措一輩輩太陽，  
風作被兒雪做床，  
吸一鼻子糞土聽一耳罵人腔，  
吃一肚糠粃喝一肚野菜湯。  
舊社會裏粗氣不敢出，  
高話不敢說一腔。  
自從來了共產黨，  
他夜裏做夢也歡暢。

陳元亮首先入農會：  
農會發展下會員七十七。

樹有根根樹有梢，  
衆人選舉陳元亮來領導。

閻鴻秀背地裏罵一窩嘴：  
『搜集一窩子淨窮鬼，  
要他們吃屎齷蛋咧！』

陳元亮領導農會會員們，  
積極開荒把地種。  
一片荒坡大家開，  
誰開荒地歸誰種，  
三年不把公糧頂，  
佃戶們開荒一股勁。  
陳元亮開荒三畝半，  
周二娃開荒三畝整，  
百畝荒地齊開淨，  
窮苦的人兒有地站腳跟。

開罷荒地五月三，  
羣衆開會討論務生產，  
陳元亮把意見講一番：  
『咱們努力生產，支援前線，  
義倉的賬目也要算。

以前義倉有糧十五石，  
每年增加到了三十石，  
閻鴻秀經營義倉五、六年，  
二十石糧食他獨貪！』

周二娃生氣直瞪眼：  
『今天就要找他算！』

衆人推選陳元亮，  
去叫閻鴻秀來算賬。

陳元亮走進閻家門，  
閻鴻秀正在吃油餅，  
眼睛一斜鼻子哼：  
『你來我家有啥事情？』

『羣衆開會對我講，  
請你去算義倉的賬。』

閻鴻秀聽罷大吃驚，  
惶惶張張站起身：  
『我這忘性賽記性，  
忘了這件大事情。  
元亮老弟！請坐下！  
嚐嚐這羊肉蔥花餅！』

轉過身去叫艾艾：

「端一碗鷄蛋湯拿幾張油餅來！」

鷄蛋油餅雙手遞，

元亮擺手說：「我吃過飯來的！」

閻鴻秀又拉又是推，

笑嘻嘻直叫：「吃吧！好老弟！」

嘴似砂糖心似刀，

人前說話哈哈笑；

往日催租打又吊，

今日來勢假一套。

元亮作事心裏急：

「你快吃了去，衆人等着你！」

油餅他不吃，閻鴻秀又生計：

「不要慌忙不要急，

坐下吸烟喝一碗水！」

閻鴻秀叫艾艾端上一碗水，

端上水來他又罵人咧：

「妳這磨人鬼，心裏沒主意！

爲甚不把講來放？

爲甚端上白開水？」

艾艾垂頭地下望：

『曉不得糖在那罐兒放！』

『糖在紅漆櫥裏，  
爲甚不會動手取？』

艾艾扭頭嘟起嘴：  
『紅漆櫃子鎖着的，  
大太太拿着鑰匙咧！』

大太太歪腦罵艾艾：  
『小婊子亂放屁！誰拿鑰匙來！』

大太太氣兇兇走到門外邊，  
閻鴻秀急的翻白眼。

陳元亮一笑舌頭轉：  
『我不喝水口不乾，  
你不要這樣多麻煩！』

閻鴻秀親手把烟袋遞：  
『你莫見笑！元亮老弟！  
自從娶了艾艾倒運鬼，  
惹事生非叫我多生氣！』

接過烟袋吸幾口，  
元亮起身說：『咱們走！』

閻鴻秀詼罷又掏響洋：  
『這三十個銀洋你拿上，  
今天算賬你多幫忙！  
我家糧食還有一滿倉，  
三石五石你措去做口糧！』

陳元亮連忙雙手推：  
『我不缺錢不缺米！』

碰了釘子心着急，  
閻鴻秀說：『太客氣！  
以後用的時候你來取！』

『會場上衆人等的心發慌，  
赶快去把話兒講！』

急急忙忙來到會場上，  
閻鴻秀笑說：『弟兄們多原諒，  
叫我算個甚嗎賬？』

衆人議論大聲喊：  
『義倉糧食二十石，  
今天給我們往出盤！』

羣衆勢壯聲如雷，  
閻鴻秀只得說：『今天給！』

謝玉田最後把話講：  
『你們小心日本鬼子來搶糧，  
財物傢具都埋藏。  
今天軍隊出發去打仗，  
你們準備担架又站崗！』

衆人聽罷齊咯吵：  
『咱們的人馬要組織好！』

## 十二、金娃躺在坟墓裡

貓頭鷹怕的見太陽，  
閻鴻秀害怕共產黨。

睡在炕上胡思想，  
眼睛半夜合不上，  
睡下坐起，坐起又睡下，  
操心他的財寶往那裏放：  
『共產黨和咱的心思不一樣，  
他們愛幫窮人的忙，  
我把糧食財物都埋藏，  
院裏屋裏掃個空蕩蕩，  
從今咱也裝個窮模樣！  
可是金娃埋在屋角裏，  
這個地方不穩當！』

跳下炕來端一盆水，

悄悄價倒在牆角裏，  
拿起尖刀刺起土，  
心裏亂跳像做賊。

艾艾醒來聽到有響聲，  
拍着兩手叫：『滾！滾！  
鼈孫子老鼠又在打洞洞！』

吓得閻鴻秀縮成一坨，  
尖起耳朵不敢動一下。

艾艾在身邊摸了幾把，  
摸不見閻鴻秀在那處，  
她假裝睡覺打鼾聲，  
牆角裏『老鼠』又動手挖。

閻鴻秀扒出磁罐罐，  
輕輕價打開門兩扇。

穿起衣裳下了炕，  
艾艾出去相跟上：  
『老妖怪到底是做甚？  
深更半夜裝個鬼模樣！』

大門外邊路三條，  
閻鴻秀走到山坳，  
天黑看不見路高低，



踢着石頭艾艾跌了交；  
老妖怪轉過身來譙，  
艾艾爬起往回跑。

提起罐罐擡進門：  
『半夜三更妳胡跑甚？  
妳又找妳野男人！』

『你開口傷人胡亂吹，  
我吃下冷飯跑肚哩！』

『瀉肚爲什麼跑到野地裏？  
哪個野男人等着妳？』

兩人吵鬧驚醒大太太：  
『小妹子賣屍死不改，  
丟人敗興該活埋！』

閻鴻秀拿起大秤桿，  
打得艾艾腿要斷，  
一棒又一棒，全身紅稜稜滿，  
倒在地上直哭喊。

『哭哭啼啼惹得鄰家看笑話，  
妳再唧唧嗚嗚我用刀扎！』

金娃就是他的命，

拖起鐵鑊又出門，  
門兒緊緊還上鎖，  
沒人跟他才放心。

走過坪地又爬山，  
來到二太太坟跟前；  
一座新坟土色沒啦變，  
埋下金娃能遮人的眼；  
拿起鐵鍬剝個不間斷，  
汗流夾背濕衣衫。

小地洞挖的四尺深，  
埋一罐黃金埋一罐銀。

埋罷金銀回家中，  
聽見公雞叫了鳴。  
他詭計多端心裏胡倒騰，  
吼叫起兒子媳婦一家人，  
咬一陣耳朵又使眼色，  
把他的心事說分明。

全家大小亂紛紛，  
只有艾艾睡着不吭聲。

閻鴻秀的兒子跑出莊，  
槍聲打得砰砰響，  
家裏男女亂嚷嚷：

『快來捉呀，捉土匪！  
土匪把我們搶個光！』

莊裏的鄰家都驚動，  
跑來男男女女一大羣，  
衆人到莊外追土匪，  
四面八方聽到沒響動。

衆人來到院裏看，  
女人哭叫男人喊，  
破了的箱箱和罐罐，  
棉花衣服和爛布片，  
圪塔麻繫擗下一舖攤，  
桌子凳子腳朝天。

一把清油抹眼睛，  
閻鴻秀兩眼淚紛紛：  
『幾十個土匪把我搶完啦！  
你們看我窮的還有甚？』

衆人不見牆上字和畫，  
紅箱漆櫃也沒啦，  
倉裏糧食剩下一把把。  
人人心裏想：『事情真怪，  
土匪還能拿完它？』

衆人見艾艾睡下不出聲，

閻說：『土匪打的他不能動！』

艾艾想哭又想笑，  
閻鴻秀的鬼把戲她明瞭！

拿起趕雞杖當笛子吹，  
沒眼的事情做的灰！

### 十三、周二娃

二十歲沒嚐過紅沙糖，  
周二娃的光景真懷悼；  
租閻鴻秀的地住閻家的房，  
擦屁股要搬人家地裡土吃郎。

收下一石要交七斗租，  
給閻家做的差事沒有數。

新政權發動建立農民會，  
二十歲的周二娃很積極，  
參加農會開荒地，  
從今勞動把家立。

清早起來霧層層，  
周二娃踏進閻家門，  
心想商量大事情。  
閻鴻秀一見笑一聲：  
『你今日來了我很高興，

我正想找妳做點小事情，  
如今吃菜沒錢買，  
你幫我種上一畝零七分。』

二娃只得說：『對！對！』  
半個不字也沒提。

火辣辣的太陽頭上晒，  
二娃在地裏打土塊；  
艾艾跟他撒籽種白菜，  
兩人的話兒拉扯開：  
『從前咱們一個山上把牛放，  
一條路上把曲兒唱，  
而今妳做了老爺爺的太太，  
爲什麼受苦跟我一個樣？』

『拚起這事我想哭，  
我做個人不如做個豬；  
担水、做飯、推磨、洗衣服……  
挨打受氣忍不住；  
新政權要解受苦人的苦，  
我的苦處怎價訴？』

『一個人做事力量小，  
衆人添柴火焰高，  
妳去參加婦女救國會  
大衆幫妳把道兒找！』

『我要參加婦救會，  
老妖怪會來打斷腿！』

『婚姻自主，男女平等，  
參加婦救會爲的打敵人，  
妳去參加他敢說甚？』

種完了蘿蔔和白菜，  
兩人回家歇一歇。

羊肉烙餅噴噴香，  
閻鴻秀拌嘴叭噠噠嚮，  
瞧見大門外有人影，  
端起飯碗往屋裏藏。

兩人走到廊沿上，  
閻鴻秀端出照影子稀米湯，  
喝着米湯叫嚷嚷：  
『好周二娃！你幫了個大忙！』

二娃只想說心裏的事情：  
『老爺！我的租子要減輕！  
減去百分之二十五行不行？  
民主政府有規定！』

『我的乖乖周二娃，

曉不得土匪把我搶窮啦？  
看我窮的喝不起稀米湯，  
衣裳爛的結圪塔，  
老婆子我想賣了她，  
還想要把租子加，  
怕的政府批評咱，  
不如不減就對啦！  
新政權爲了動員打日本，  
照顧地主更愛護窮苦人，  
發放農貸組織生產大運動，  
租子利息都減輕。  
減租減息我贊成，  
只是我窮的不能行，  
有人問你這事情，  
就說我租子大減輕。  
你若嫌我租子重，  
退回地來我自己種！！

狗措人皮裝人不像人，  
關鴻秀還想假開明。

二娃聽罷不吭氣，  
唾沫嚥到肚子裏。

#### 十四、村長薛永祥

大麻子菓菓三個稜，  
周二娃心裏氣不平，

一夜睡覺不安身，  
癡麻亮的早晨出了門。

村公所裏找村長，  
村長睡覺打鼾呼嚕嚕響。

心急等不到棗子紅，  
二娃用手敲打門：  
「閻鴻秀不把租子給減輕，  
薛村長！虧咱窮人怎能行？」

村長炕上回一聲：  
「我去給你問一問！」

太陽出來上三竿，  
薛村長進了閻鴻秀的院：  
閻鴻秀急忙叫做飯：  
白麵、豬肉、燒酒、炒雞蛋。

熱格嘟嘟的飯菜雙手端，  
閻鴻秀笑開怪眉眼：  
「昨天借錢買下肉和麵，  
準備今天找你談一談；  
喳喳的喜鵲叫的歡，  
湊巧你來到家門前！」

稀里糊塗喝酒又吃飯，



村長的黃巴巴臉上紅光現：  
「你的佃戶跟我談，  
請你老人家把租子減！」

「我的好村長！請你去打聽，  
我的租子都減輕！  
你知道我如今家裏窮，  
再減租子就活不成。  
賣完土地和窑洞，  
欠人家的賬我還不清。  
我要賣地賣窑洞，  
裏裏外外請你多照應！」

欠下政府三石公糧，  
公家勤務都記上賬；  
眼前的日月很悽惶，  
請你貸給幾斗糧！」

「減輕了租子當然好，  
貸糧問題我辦到！」

「村長待人實在好，  
走遍天下很難找！」

吃罷飯茶喝一杯茶，  
閻鴻秀在艾艾耳邊直拉呱：

『如今世事大改變，  
共產黨盡跟窮鬼去糾纏，  
咱們要想吃的開，  
拉攏幹部理當先。  
人人愛財愛美色，  
妳去跟村長亂攪彈，  
給他些好話好眉眼，  
他神魂顛倒飄上天。  
脫衣服睡覺妳也得幹！』

想起死了的一家人，  
聽說了婚姻自主男女平等，  
艾艾心上像鍋裏開水一樣動，  
閻鴻秀的鬼話她不聽。

艾艾跟村長說正經，  
閻鴻秀在窗前細細聽：  
『薛村長！我的日子真苦情，  
挨打受氣怎能行！？』

『夫妻和睦福氣大，  
妳吃飯穿衣不愁啥！』

大火爐上倒一桶水，  
艾艾聽罷心裏灰，  
紅手帕兒擦眼淚，  
抱頭走到灶房裏。

氣的閻鴻秀肚子脹：

『家有黃金用斗量，  
買不下妳婊子好心腸！』

『那樣價癩事我不幹，  
我又不是開的婊子院！』

閻鴻秀拿起菜刀氣汹汹：

『妳敢告狀丟我的人？  
妳敢不聽我命令？  
從今妳敢離開我家門，  
妳的腦袋長不穩！』

艾艾蹣跚下放悲聲，  
希望有人幫她出鳥籠！  
地主壓迫她，村長態度冷，  
婦救會問題她再不敢問。

放下菜刀見村長，  
老妖怪又是笑模樣：  
『土匪把我的綢緞皮袍拿個光，  
只剩一件羔皮舊衣裳，  
送給村長你穿上！』

拿上皮襖走進村公所的門，  
區政府傳來緊急命令：

要派八付担架十石軍糧，  
今夜一定送到高家村；  
火線上軍隊等着用，  
誤了大事要受處分。  
薛村長心事亂紛紛，  
坐在桌子上寫命令。  
命令傳到五個自然村：  
公糧担架下午準定送。

薛村長走出村公所的門，  
到處指派吼叫人。

太陽下山紅燉燉，  
公糧担架開始送往高家村。  
只有張來生公糧沒有送，  
陳三說來生糧食不現成。

氣沖沖的村長頭一擺：  
『你去叫他到這來！』

陳三叫來張來生，  
薛村長指手蹙脚瞪眼睛：

『要了幾次公糧你盡推，  
故意搗蛋耍頑皮！  
人人都要像個你，  
八路軍齊要餓肚皮！』

給我綑住高吊起，  
今天不給過不去！』

兩人綑住張來生，  
吊在榆樹上直擺動。

來生哭着說道理：  
『家裏實在沒有米！  
我媽死後我賣盡了米，  
安埋母親又買毛驢，  
織布編蓆子沒賣掉，  
後天一定交够一斗米！』

『爲甚早點不準備？  
今天不交就吊着你！』

陳元亮走來看見這情景，  
上前解下來張來生：  
『你沒糧食向鄰家借，  
以後買米還他該能行！』

來生聽罷滿答應：  
『我去借糧！我給送！』

張來生天黑送來一斗米，  
後面相跟閻來喜。

閻來喜找着村長講道理：

『今天抬担架我不去！  
輪着張四子輪不上我，  
下次輪着了我去！』

村長把桌子使勁拍：

『你今天不去就關禁閉！』

『吊打禁閉都由你，  
沒有道理我不去！』

『任務緊急，沒功夫講道理，  
給我拉去關禁閉！』

科長叫來喜坐禁閉，  
陳元亮擋住叫來喜：  
『今天輪着張四子，  
四子害病不能去，  
你今天去了頂一次數，  
下次再叫四子去！  
八路軍拚命爲咱去殺敵，  
咱們支援要積極！』

『你這一說我當然去，  
剛才村長爲甚不講理？』

陳元亮送走閻來喜：

『快去抬担架，任務很緊急！』

公糧担架任務都完成，  
薛村長一身大輕鬆。

陳元亮批評薛永祥：  
『你的官僚派作法太莽撞！  
只要耐心的說服和教育，  
頑皮人兒也動心腸！』

薛永祥搖頭不同意：  
『三句好話不如一馬鞭，  
我才不給他講客氣！』

陳元亮的批評他不聽，  
村長轉身走往高家村。

薛永祥路過二娃家，  
見了周二娃磨牙：  
『閻鴻秀說租子已經減輕啦，  
爲甚你還找麻煩？  
減租減息不放過他，  
交租交息也不少下！』

二娃睜着眼睛噘起嘴：  
『他減輕租子減個鬼！  
我要找農會鬥他咧！』

『你們不要亂鬥爭，  
破壞團結要負責任！』

薛永祥到區公所裏見區長，  
區幹部開會正是忙。

區長王靜瞧見薛永祥，  
連忙招呼又誇獎：  
『規定的任務你早完成，  
真是一個好村長！』

薛永祥的大姆指高翹起：  
『從來完成任務是第一！』

## 十五、周二娃大勝利

年青人走路快如風，  
周二娃踏進陳家門。

陳元亮噙着旱菸管，  
招呼二娃坐在炕上邊。

直起腰來翻一翻眼，  
周二娃擺手舌兒轉：  
『閻鴻秀不把租子減，  
咱們農會找他算！  
我跟村長談了談，



村長害怕鬧翻了臉。」

陳元亮吐煙一縷縷轉：  
『誰怕閻鴻秀翻白眼？  
閻鴻秀的佃戶租子都沒減，  
咱們召集大家跟他算！』

兩人到莊前莊後四處跑，  
佃戶們成羣齊咯吵。

帶上減租法令和算盤，  
閻鴻秀屋裏佃戶坐個滿。  
艾艾燒水又拿旱菸，  
滿頭大汗濕衣衫。

七十家佃戶三百張嘴，  
陳元亮帶頭講道理：  
『政府規定減租又減息，  
你要愛護羣衆大利益！』

周二娃歪頭眼睜大：  
『你爲甚跟我說些哄人話？』

閻鴻秀笑的露牙不現眼：  
『那天我是跟你逗着玩！』

算盤珠子一磕算，

陳元亮說：『照法令來減！  
周二娃的原租整六石，  
今年天旱收成算一半，  
一半收成原租該三石。  
三石再減百分之二十五，  
應交租子二石二斗半！』

二娃說：『多拿了租子要退還！  
他已經馱去租子整四石，  
應該退回一石七斗半！』

『馱來的租子都賣完，  
明年秋後給你還！』

『今年年景癩，沒有打下糧，  
我要糧食渡饑荒！』

『糧食實在沒一粒，  
只有賣地給你們退！』

陳元亮站起笑嘻嘻：  
『二娃的糧食算成四畝地，  
看你同意不同意？』

閻鴻秀面笑心裏氣：  
『給他四畝坪地我同意！』

馬上寫約找中間人，

名字下按個紅印印。

七十家佃戶一個個地算，  
整整算了一天半。

多收的租子沒有糧食退，  
閻鴻秀賣了八十畝地。

周二娃走時跟艾艾談：  
『現在窮人有勢也有權！』

艾艾見羣衆力量大如天，  
閻鴻秀好似太陽落西山，  
愁眉不展的坐在院子裏，  
低下腦袋心裏煩。

## 十六、陳家莊上變了天

八路軍打退了日本兵，  
整訓部隊在杜家嶺；  
陳家莊上沒有駐紮八路軍，  
忽地來了一營頑固兵。

涼颼颼的風兒黑漆漆的雲，  
陳家莊上的太陽失了踪影。

閻錫山隊伍天黑到，  
前莊後莊包圍了，

黎民百姓沒跑掉，  
受災受難有多少？

蔣介石閻錫山的頑固軍，  
保護地主惡霸吃人蟲，  
走進村裏拜訪閻鴻秀：  
「誰是共產黨？誰是八路軍？」

閻鴻秀鞠躬笑臉皮，  
頑固軍好像是他乾爹咧！  
遞一根紙煙倒一碗糖開水，  
招呼王營長坐上靠背椅：  
「王營長勞苦又功高，  
今晚上請你住在我家裏，  
村裏共產黨有幾十個，  
陳元亮周二娃和閻正啟……」

大肚子營長溝子嘴，  
命令嘍囉們：「共黨份子都扣起！」

薛村長開會到區政府，  
搜遍了村子沒捉住。

陳元亮周二娃躲進蘿蔔窖，  
被頑固軍隊搜着了。

沒有星星沒有燈，

天昏地暗陰森森；  
農會委員和佃戶五十名，  
麻繩一齊捆上身。

一個一個拉進閻家大院中，  
閻鴻秀雙手叉腰逞威風：

「青的天白的天，還是我的天，  
昨天有個八路軍，  
沒頭沒腦的窮鬼瞎拾翻。

頭頂我家的天，腳踏我家的地，  
吃的我地裡的米和水，  
還敢鬥爭我姓閻的？！

生就的窮骨頭，那有發財的命？  
龍脈上沒有埋下你老祖坟。  
富貴貧賤閻王爺早規定！

窮鬼們瞎了眼，作事沒高低，  
小鷄敢在老鷹頭上拔毛咧？！  
拔我一根汗毛剝他一隻腿！

村裡有義倉，都是我的糧，  
窮鬼們爲甚找我去算賬？  
今天不給我，叫你們見閻王！

減去的租子利息，都得給我退，  
還要按月算上三分利；  
霸佔了我的土地要交紅契！』

頑軍營長狼一般吼：  
『趕快交租退地契，  
強佔訛詐該砍頭！』

刺刀逼着人們回家裏，  
交了地契，交租又交息，  
拿光了銀錢糧食還不够，  
又交上衣服和傢具。

男女老幼哭泣泣，  
三百個窮人六百行淚，

閻鴻秀當衆燒掉賣地契，  
向頑軍營長作個揖：  
『感謝蔣委員長的好軍隊！』

頑軍營長向衆人舉起鎗：  
『我的鎗專會鎗斃共產黨！  
只要你們不肯悔過走正路，  
送你們到陰世見閻王。  
限你們今晚想一想，  
明天要悔過，反對共產黨！』

一齊送進陳元亮的黑窖洞，  
兩手背綁起，麻繩捆的緊。

留下周二娃和陳元亮，  
閻軍營長直把頭搖幌：  
『交沒交齊利息和租糧？』

周二娃眼裏冒火星：  
『交完了衣裳傢俱才交够，  
剩下爹媽活不了命！』

閻軍營長又變笑臉：  
『你是不是共產黨員？』

『我是種地的老百姓，  
曉不得共產黨是個甚？』

營長指手躑脚罵：  
『你不是共匪是個啥？  
窮骨頭發燒肉皮瘡，  
不挨皮鞭你不怕！』

扒了衣服吊在屋樑上，  
打的喊爹叫親娘，  
皮鞭落下紅稜稜起，  
一陣陣昏迷滿身傷。

昏死過去燒冷水，  
醒來過來又吊起。

閻軍營長再來使甜言：  
「你何必吃苦挨皮鞭，  
只要說出誰是共產黨，  
賞你一百塊好銀元！」

「打死打活都由你，  
誰是共產黨我曉不得！」

噼噼啪啪皮鞭響，  
營長吼叫：「打死共產黨！」

打一陣周二娃又放下地，  
來把陳元亮高吊起。

惡狠狠的營長問陳元亮：  
「快說快說！誰是共產黨？」

陳元亮大罵唾沫噴：  
「你們這些龜孫子不是人！  
共產黨愛護百姓如親人，  
生產吃穿都照應；  
國民黨害人比老虎兇，  
走到那裏人人恨！  
八路軍勇敢地打日本，



你們爲什麼不打日本兵？  
爲甚殺害中國人？』

營長的鞭子不停地打上身：  
『你是銅打的骨頭鐵鑄的心？  
狗心窩還敢來罵人？  
打的你皮開肉爛斷了筋！』

打過一陣又拿香火烤，  
艾艾看了心上跳：  
『這個世界真是怕人嘍！』

死去活來沒有問出一句話，  
閻軍營長改辦法：  
『網住繩子關起他，  
明天慢慢再拷打！』

二娃元亮渾身痛，  
關進閻家院裏小窖洞。

閻軍營長發了大烟癮，  
閻鴻秀忙給點着燈，  
拿起烟葫蘆又燙大烟泡，  
烟桿子遞進營長豬嘴中。

伺候乾爹真恭敬，  
閻鴻秀叫艾艾把茶來送。

營長見了艾艾全身麻，  
賊眉賊眼說些騷情話：  
『這個女人眉清目秀實可誇，  
瓜子臉兒賽過海棠花，  
人生富貴全在枕頭上，  
我有這女人就不當營長啦！』

艾艾罵在心裏嘍起嘴：  
『不知羞恥你狗臉皮！』

閻鴻秀見艾艾嘍嘴就生氣：  
『這個女人是個倒霉鬼！  
不是罵人就嘍嘴，  
天天惹事多生氣！』

倒罷茶水閻鴻秀叫作飯：  
饒酒、炒鷄、羊肉麵。

艾艾抱柴經過二娃監牢的門，  
二娃在門格裏看的清，  
悄悄地把艾艾叫攏來，  
重大的事情表個明：  
『咱們都是受苦人，  
妳要救救我們的命，  
山西省到處都有八路軍，  
很快就要回咱村，

地主的壓迫行不通，  
漢奸反動派要消滅淨。  
請妳給我一個小刀子，  
我們割斷繩繩好逃命。」

艾艾把小刀遞進二娃的手，  
心裏發慌趕緊走！  
抱柴進屋切羊肉。

營長連長喝酒喝的醉醺醺，  
睡在炕上像泥人。

半夜五更靜又黑，  
大門外的哨兵打瞌睡。

二娃元亮割斷身上粗麻繩，  
門上的鎖子伸手擰，  
擰開小銅鎖子出了門，  
翻牆逃跑保活命。

## 十七、鮮血染紅黃沙壩

東方發白鳥兒叫，  
士兵向營長作報告：  
「禁閉室裏犯人逃跑了！」

閻軍營長從炕上翻起身，  
拿起棍棒打士兵：

「爲甚麼讓他跑？槍斃你狗雜種！」

營長命令士兵跪地下，  
啪地一鎗搗去大腦瓜。

艾艾担水上井畔，  
瞧見院裏當兵的死的慘，  
吓的哆嗦出冷汗。

營長請問閻鴻秀：  
「這件事情怎樣做？」

閻鴻秀打着呵欠擦眼睛：  
「跑了陳元亮還有家裏人！」

狠毒的營長下命令，  
抓來元亮二娃父母親。

元亮爹媽頭髮雪一般白，  
淚洒胸懷如滴雨；  
二娃雙親披一身爛衣服，  
戰戰兢兢顫動着嘴：

「衣服傢俱頂租糧，  
今早吃糠你看多恓惶！  
官老爺爲甚麼還用繩來綁？」

團軍營長驢一樣叫：  
『老妖怪們都跪倒！  
誰是共產黨？誰個做領導？  
你不招認決不饒！』

二娃爹爹講實言：  
『我們是受苦的莊稼漢！』

營長直打又是踢：  
『打死這夥害人的窮鬼！』

打的二娃爹爹倒下地，  
二娃媽媽去打營長的嘴；  
營長大大生了氣，  
命令士兵：『把她眼睛剗了去！』

士兵用刀剗她好眼睛，  
元亮爹媽上去擋住求寬容，  
營長用鞭子狠心打，  
打的元亮爹媽昏死在地下！

剗掉二娃媽媽的眼，  
大哭大叫真悽慘！

營長又把命令下，  
昨夜關押的佃戶往上拉；  
五十名佃戶跪在大院裏，

鞭子棍棒直拷打。

脚踢棍打不留情，  
喊天呼地哭成一個聲。

閻鴻秀當衆堆容笑，  
心毒如狼面子上裝好人：  
『只要承認是共產黨八路軍，  
營長大人會寬容！』

只有哭聲沒人言，  
閻軍營長氣直喘：

『執迷不悟的共產黨八路軍，  
拉去鎗斃不留情！』

營長叫閻鴻秀進屋中，  
鬼鬼祟祟直咕噥：  
閻鴻秀心裏的大仇人，  
農會委員和佃戶十七名，  
還有元亮二姓的老父親，  
一齊綁到黃沙嶺。

逼着全村男女都去瞧，  
看看鎗斃是甚味道！

子彈出膛鎗聲響，

血淋淋的屍首躺地上。

千年的仇恨呀萬年的冤，  
陳家莊上的冤屍呵壘成山！

艾艾越看心越煩，  
腳踏黃沙眼望天；  
『天哪！窮苦的人兒多可憐！  
他們有什麼罪？爲甚受糟踐？  
八路軍在時人人有吃穿，  
國民黨軍隊來了人死鷄殺完！  
鳥兒給八路軍捎個信，  
快來攆走閻軍大壞蛋！』

## 十八、風吹烏雲散

閻鴻秀在炕上點起大烟燈，  
伺候王營長過烟癮：

『王營長這回立大功，  
剿滅了共產黨八路軍，  
我們這下好安生！』

營長吸着大烟正起勁，  
門外進來一個青年兵：  
『報告營長，出了大事情！  
村頭上發現日本兵！』

好似老鼠見貓着了慌，  
嚇得營長急忙跳下炕：  
「日本人有多少？帶的什麼鎗？」

「黑泔泔的一大羣，  
鎗砲子彈數不清！」

營長沒帶帽子只顧跑：  
「通知全營趕緊逃！」

國民黨軍隊像生了翅膀  
日本兵沒到就跑光。

吓的閻鴻秀渾身軟，  
縮頭彎腰往地洞裏鑽。

熱鍋上的螞蟻逃命忙，  
莊上的人民亂嚷嚷，  
逃的逃嘞藏的藏，  
婦女小孩哭在路兩旁。

二百名警備隊，五十個日本兵，  
走進村裏糟踏人；  
糧食銀錢搶個淨，  
捉雞拉羊趕牲靈；  
沒糧沒錢給敵人，  
明晃晃的刺刀通進心！



閻正散的老娘六十歲，  
刺刀殺死落下了井！  
閻正散的婆姨藏在柴草中，  
日本鬼子放火喪她命！  
火焰昇到半天空，  
草棚瓦屋齊燒淨！  
日寇漢奸如畜牲，  
『花姑娘』個個被姦淫，  
陳明章的妹妹輪姦死，  
婆姨直流鮮血不能動！

燒、殺、姦淫鬧到天黑了，  
日寇、警備隊起程回老窠，  
趕上牛、馱走了七、八步，  
忽聽鎗聲直吼叫。

八路軍把村子包圍了，  
一排排打鎗，一陣手榴彈拋，  
打的敵人哇哇叫，  
錢糧牛馱全丟掉。

八路軍堅決又勇敢，  
好似一股猛風撲向前，  
手榴彈開花紅了天，  
敵人死去一大片，  
活着的逃命往回竄。

日寇漢奸逃跑八路軍攙，  
敵人如像鴨子驚破胆。

路程追了五、六里，  
打死敵人又一堆。

八路軍回村羣衆真高興，  
男女老幼都來看親人。

艾艾和閻鴻秀出地洞，  
走到大門外看情形，  
閻鴻秀腦筋只是想：  
『是不是來了國民黨的兵？』  
艾艾睜眼只盼望：  
『該是來了八路軍！』

等着瞧見來了八路軍，  
艾艾很高興，閻鴻秀吃了一驚。

陳元亮周二娃也進了村，  
閻鴻秀見了怒在心；  
艾艾望着問一聲：  
『你們逃出去做些甚事情？』

周二娃笑似月兒明：  
『感謝妳幫助我們出牢籠！  
自從我們跑出門，

一心尋找八路軍，  
請來搭救老百姓；  
今日早晨就起身，  
天黑進了咱的村！』

閻鴻秀聽說艾艾幫他出牢籠，  
氣的額角上青筋直亂跳。

艾艾思想起來淚漣漣：  
『國民黨軍隊殺人真是慘！  
殺了你的爹，剝了你媽的眼！』

二娃元亮聽罷氣呼呼，  
抱頭跺腳大聲哭。

八路軍戰士聽他們哭，  
全村的人來圍住他們哭，  
無數的眼淚呀像雨珠。

元亮媽媽拄着拐杖哭不止：  
『殺的殺死呀活人快餓死！』

二娃猛然站起身，  
拾起土圪塔要向閻鴻秀扔：  
『我要跟你把命拚！  
國民黨軍隊和日本鬼一樣兇，  
姦淫燒殺害百姓；

閻老財逼要租糧奪了地，  
你想餓死窮苦人！』

二娃扔土塊打上閻鴻秀的腰，  
閻鴻秀跣蹶下亂哭叫。

二娃又揀起一塊石圪郎，  
元亮拉住二娃直阻擋：

「莫要動手莫要張飛樣，  
有甚意見慢慢講！

八路軍已經回到陳家莊，  
政府和農會自然有主張，  
大家要閻鴻秀還土地，  
要他退回多拿的糧！』

痛哭流涕的衆人齊聲喊：  
「立馬退糧要吃飯！」

閻鴻秀腿肚子打戰戰：  
「事情作差衆人多包含，  
土地糧食馬上還！」

衆人揹上麻袋提着斗，  
到閻家倉裏拿糧把飯做。

薛村長回來路過閻家的院，

閻鴻秀假哭眼皮乾：

『薛村長！二娃把我腰打斷！』

『二娃是個冒失鬼，

胡亂打人我要罰他咧！』

薛村長到二娃家裏發脾氣：

『隨便打人要關禁閉！』

周二娃抱頭坐炕邊：

『他勾結閻軍刺我媽的眼！

明天他要不還賣地契，

我要打爛他的惡狗臉！』

薛村長說：『你莫胡亂行，

不怪閻鴻秀，只恨頑固軍！』

陳元亮對村長把話明：

『閻鴻秀要糧佔地欺壓人！

二娃不能受處罰，

村裏工作快整頓。

死了的人們安埋好，

減租減息堅決要實行！

婦女會農會和民兵，

組織生產又準備打敵人！』

村長杏眼明瞭眉兒抬，

真臉帶笑口兒開：  
『你的意見倒不賴！  
二娃打閻鴻秀你說不制裁，  
總得賠個不是講團結。  
村裏工作當然作不壞，  
步步登高慢慢來。』

二娃擺手滿肚子都是氣：  
『要賠不是你去賠，  
把我殺了我也不去！』

村長瞪眼扳起臉：  
『由我給他道個歉，  
不叫你去瞎搗亂！』

## 十九、贖地

一九四四年秋風涼，  
莊稼人的穀籩進了倉；  
閻軍、日本鬼再不會來，  
誰上羣衆樂洋洋。

二娃紀念爹爹去墳場，  
供上豬肉燒酒點一柱香。

墳上的草兒枯又黃，  
血海深仇二娃永不忘。

倒一盅燒酒話兒心上明：  
「爹爹！莫要爲我再操心！  
閻鴻秀退給了他的賣地契，  
逼要去的租糧沒讓他短一升。  
這幾年種子利息都減輕，  
保護農民利益政府有法令！」

祭罷墳來走下黃沙塚，  
望見村裏新添的牛和羊，  
吹着口哨把曲兒唱：

「莊稼人身上兩個榨，  
租子重利錢大，  
自從來了共產黨，  
減租又減息，敵人要打垮！」

回到家裏遇見陳元亮來找他：  
「農會開大會，你快去參加！」

「今年的新租還沒喊減，  
農會開會談不談？」

元亮笑說：「今天要澈底減，  
你有意見多發言！」

二娃來到村長窩裡，  
窩裡人們笑咪咪。

年青後生拍手叫：  
『歡迎二娃唱小調！』

二娃有意裝『洋相』，  
手舞脚蹺頭搖幌，  
瞪圓了眼睛細嗓兒唱：  
脚踢拳打往前闖……』

逗得衆人忍不住地笑，  
二娃捏住鼻子學鸚鵡叫。

元亮笑道：『不要出洋相，  
村長有話給咱講！』

一條板凳三條腿，  
薛村長坐着半閒嘴：

『區上叫我去開會，  
決定澈底減租又減息，  
誰家往年減租不澈底，  
今年新舊齊減要他退。  
窮人過去借錢還不起，  
地主押下咱的地，  
如今大家要贖回！』

有些人<sup>叫</sup>且<sup>叫</sup>有些人嚷：



「去叫閻鴻秀來算賬！」

元亮叫來閻鴻秀微微笑，

袖手縮腦鬍子髒：

「減租減息由衆人算，

該減多少算多少！」

二娃站起身子走幾步：

「我要先來減新租！

今年租種閻家山地十一畝，

原租訂下九斗五，

本年莊稼收成算七分，

原租該是六斗六升五，

減去百分之二十五，

四斗九升是交租的數！」

陳守旺直挺挺站着鬍鬚皮：

「軟蛋蛋人做事太吃虧！

前兩年減下租子他不退，

我要減租他就抽回地，

吓的我不敢再喘氣，

今天我可敢說咧！

多要去租子兩石七，

馬上給我往出退！」

衆人咯吵齊同意：

「今天叫閻鴻秀給你退！」

閻鴻秀裝出笑臉弓着背：  
『我賣了土地給你退，  
過去作善請你原諒咧！』

減罷租子又贈地，  
陳元亮開口牙齒稀：

『三十年前我家借你十塊錢，  
本利三年滾成一百元，  
還不起錢你押下我三畝地，  
我又租種你的土地三十年！  
如今我要贖回三畝地，  
衆人說該給閻鴻秀多少錢？』

一堆堆嚷嘯一夥夥喊：  
『還要給他甚嗎錢？  
三畝地押了三十年，  
收租也收下六、七石！』

菽麥開花稀零零，  
陳義白髮蒼蒼有精神：

『七年前借了他銀洋二十元，  
他押下兩畝土地才給錢，  
如今我要贖回地，  
借的錢折成票票給他還！』

薛村長看見贖地很便宜，  
假造事實要贖地：  
『十六年前借錢利滾利，  
利錢超過本錢八十倍，  
還了本錢還不起利，  
閻鴻秀押下我四畝地；  
如今利錢不能給，  
四畝地要取回！』

閻鴻秀心裏想：『假造怎能行？  
不跟他爭辯，免的得罪人！』

陳元亮到村長耳朵上講：  
『閻鴻秀沒有押過你的地，  
你不該捏造假情況！』

薛永祥眼睛一擠手一搖：  
『你悄悄地，不要胡咯吵！  
我的家事你還會知道！』

衆人望着村長的臉，  
閉着嘴唇瞪起眼。

開會開到月初星星亮，  
減租贖地算完賬。

要退多收的租糧和利息，  
閻鴻秀盤算賣地：  
『我要賣地你們都來買，  
到我家裏去寫賣地契！』

衆人走進閻家大院裏，  
看見艾艾添草餵毛驢。

二娃笑對艾艾把話兒提：  
『叫你爹爹來開會，  
贖回密洞和六畝地！』

艾艾笑道：『你說夢話！  
死了爹爹死了媽，  
贖地贖密誰當家？』

『我是說的老實話，  
減租贖地有活法，  
你爹知道他真高興啦！』

艾艾餵罷毛驢屋簷下站，  
眯起眼睛思想亂。

二娃走進閻家客屋裏，  
閻鴻秀拿紙又磨墨。

元亮言道：『賣地價錢不能貴！』

衆人議訂：『一畝山地四升米！』

薛永祥坐上靠背椅：  
『我買上五畝好坪地，  
一畝坪地八升米！』

元亮把村長叫到門外邊，  
明月底下輕輕兒談：  
『幹部做事要作模範，  
好地先讓別人買，  
利益先叫羣衆佔！』

幹部不該買一點地？  
你是找我麻煩咧！』

村長臉着眼睛漲起嘴，  
腦袋一扭回屋裏。

閻鴻秀給村長寫罷賣地契，  
陳義接着買得兩畝山坡地。

閻鴻秀賣掉一百三十畝地，  
佃戶們買地心裏喜。

契約寫了六十張，  
一夜寫到天大亮。

## 二十、地窖裡的人

閻鴻秀睡到太陽落西山，  
爬下炕來心上煩，  
眯着乏困無光的眼，  
扳起長滿繃紋的灰臉蛋。

叫一聲艾艾端水來洗臉，  
擦一根火柴吸紙烟。

每頓吃飯要酗酒，  
囑咐艾艾炒兩碟肉。

一壺燒酒兩碟菜，  
閻鴻秀跟大太太吃起來。  
天天吃肉喝酒不勞動，  
開口動手喚艾艾。  
艾艾倒下兩盞酒，  
再端一杯鷄蛋桌上擺。

喝一杯燒酒吃一口菜，  
閻鴻秀捧碗打艾艾：

『酒裏滲的淨清水，  
菜不放鹽沒有味，  
如今老爺爺倒了霉，  
妳狗仔仔還想欺人咧！』

一碗熱湯摔到臉蛋上，  
挨打受燙艾艾直哭嚷：

「酒沒滲水菜不淡，  
你惡意尋事爲哪端？」

閻鴻秀對準艾艾摔板凳，  
薛村長措米進了門：

「買了你的五畝地，  
現在給你送來了米！」

閻鴻秀即刻笑盈盈，  
面面上恭敬假慇懃；  
「快給村長把酒斟！  
再炒兩碟好菜來，  
烙上一些羊肉餅！」

一邊喝酒一邊談：  
「我賣土地有了錢，  
今天美美地吃一餐！  
五畝地送你，  
實實在在不要錢；  
算我今天幫助你，  
以後你也幫我解困難！」

村長直搖頭：「送地使不得！  
衆人知道了，要說閑話咧！」

閻鴻秀笑開眉眼用手勢比：  
「咱們好比親兄弟，  
我是清願把地送給你，  
咱們不瞎說，誰能曉得咧？」

艾艾端來飯菜把酒斟，  
頭上流血，淚珠兒如星星：  
「村長！我要跟老漢鬧離婚，  
挨打受氣活不成個人！」

薛永祥的油嘴亂吱哇：  
「莫要瞎說離婚的話！  
離婚以後你吃穿個啥？  
離婚得要兩清願，  
光妳同意不願他？」

閻鴻秀眼珠兒直打滾：  
「快去燙酒烙油餅！  
做錯事情不該我教訓？  
妳哭哭啼啼像個甚？」

艾艾抱頭進裏屋，  
倒在炕上偷偷地哭。



蝻蝻兒（蟋蟀）爬在炕頭叫，  
艾艾痛苦的心兒嘯嘯跳。

放下飯碗月兒照進門，  
薛永祥起身趕回程；  
『把米收下是正經！』

閻鴻秀拉住村長不放鬆；  
『把地送你是人情，  
措回米去過個冬！』

薛永祥措米出大門，  
閻鴻秀進屋怒冲冲。  
拿一把樹條條打艾艾；  
『人前啼哭真敗興！  
死是我的鬼，活是我的人，  
妳敢跟我鬧離婚？！  
猴女娃養成大媳婦，  
穿布多少丈？吃米多少升？  
吃飯穿衣加利還有本，  
妳還够本利再離婚！  
長毛的雀雀妳想飛，  
關進地窖裏，不准再見人！』

閻鴻秀拉上，大老婆推，  
把艾艾關進地窖裏。

黑虎虎的地窖冷森森，  
艾艾號啕大哭心頭恨：

『月兒彎彎照西坡，  
照不見地窖裏艾艾受折磨！

蘆子長在柳子溪，  
糞圪堆插枝牡丹花！

早起晚睡做營生，  
做飯、洗衣、餵豬忙不停。

大老婆生事擰耳朵，  
閻鴻秀發怒踢幾腳！

你們是人我也是個人，  
爲甚把我當牲靈？

閻家是個滷麻桿的坑，  
滷爛了骨屍變不了我的心！

秋後的蚊子街面上的狼，  
閻鴻秀作惡不久長。

薛村長真是瞎眼睛，  
爲甚不准我鬧離婚？

罵一聲閻鴻秀你挨刀鬼，  
有朝一日我活寤你！

石板上栽花扎不下根，  
至死我也鬧離婚！』

關了兩夜兩整天，  
不給艾艾吃一口飯。

沒人担水沒人做飯菜，  
閻鴻秀把艾艾放出來：

「以後規規矩矩做營生，  
不許妳走出大門外！  
看見妳跟野男人胡勾搭，  
把妳狗腿撕兩截！」

## 二十一、余翠貞

一九四七年，春風軟綿綿，  
土地改革的歌聲到處傳。

呂梁山呀太行山，  
天下的受苦人兒把身翻。

汾河畔呀滹沱河，  
往日流眼淚，今日唱歡歌。

陳家莊上勞動人開笑顏，  
來了土地改革工作員。

不進地主惡霸的院，  
住在周二娃家裏邊。

工作同志余舉百，  
體高力壯三十歲，  
頭圍白手巾，身穿藍布衣，  
挑起水桶担下滿缸的水，  
親手砍柴、煮飯又掃地，  
二娃他娘很滿意：

『老余來了我吃現成飯，  
碗筷送到手裏邊！』

正喝稀湯吃炒麵，  
閻鴻秀來到門跟前，  
心裏冷冰冰，臉上笑容現：  
『老余同志！請你去吃飯！  
五年我都沒啦吃餃子，  
余同志來了請去吃一餐！』

老余同志手一搖：  
『你去吃吧！我已經吃飽了！』

閻鴻秀又拉又是推：

『嗨！嗨！不要這樣講客氣！』

老余同志把他推出門：

『你快去吧！拉拉扯扯鬧個甚？』

閻鴻秀臨走還要獻慇懃：

『你做工作太費心！

搬到我家去住好窩洞，

鍋碗飯菜都現成，

要啥有啥你甭管用；

二娃窩洞小，要甚沒個甚，

樣樣骯髒給你鬧下病！』

老余同志關住門：

『你回去吧！這裏美的很！』

閻鴻秀好似挨罵狗，

夾起尾巴悄悄走。

二娃飯後送糞到地裏，

老余同志挑糞跟他去，

挑糞經過菜園地，

碰見薛村長騎毛驢。

老余放下糞担動眼眉：

『哈呀！薛村長！你真闊氣！

兩腳不動騎毛驢！』

『今天要到街上去，  
閻鴻秀硬叫我騎毛驢，  
我說：「不騎！真不騎！」  
他說：「騎上省的跑斷腿！」』

『村裏情形你瞭解的深，  
閻鴻秀是個什麼人？』

『土匪把他搶乾淨，  
這兩年光景也不行，  
土地賣的只剩七十畝，  
一貫的減租減息幫窮人！』

『你信口亂說不考慮，  
眼睛長到褲襠裏！』

老余同志頭一扭，  
挑起糞担往地裏走。

忽閃忽閃到地裏，  
撒糞挖地又談問題：

『哪個幹部羣衆最滿意？  
哪個幹部大家很反對？』

『農會領導人陳元亮，

他是幹部的好榜樣！  
自私自利就數薛村長，  
打人罵人，有事不商量！』

『哪一個地主最惹人恨？  
哪一家羣衆最苦情？』

二娃說話又撒糞：  
『閻鴻秀從小到今不勞動，  
窮人的血汗他剝削淨，  
不曉得害死多少好人命？！  
我受過的折磨真不輕，  
村裏窮苦人我瞭解的深。  
老狗閻鴻秀糟蹋好女人，  
打罵艾艾不准出大門！』

『你今天回去找艾艾，  
叫她大胆站起來，  
不要前顧又後慮，  
窮人要翻身，地主吃不開！』

『這個事情不困難，  
她一定願意跟咱一起幹！』

## 二十二、翻身的日子到了

久旱的穀苗盼下雨，  
久渴的青蛙等的漲大水。

南瓜花瓣瓣五個一般長，  
受苦人想翻身都一樣。

艾艾餓豬嗷嗷叫，  
周二娃走到門前對她笑：  
『天大的消息告給妳知道，  
翻身的日子來到了！』

艾艾擦下木桶到路旁：  
『甚麼事情你快講！』

『縣上來了做工作的人，  
號召咱們鬧翻身！  
共產黨規定了新法令，  
到處的莊稼人都實行。  
地主階級要打垮，  
土地財產給窮人分！  
妳一輩輩呀真苦情，  
閻鴻秀害死妳一家人。  
如今的日子像個甚？  
雪花片片妳心裏明！』

艾艾拿起衣襟襟擦眼淚：  
『提起這些我生氣！』

『跌在火坑裏要自己爬，



千年的窮根要自己挖！  
從前地主壓迫咱，  
今天咱要鬥倒他。  
共產黨一心扶持咱，  
羣衆團結甚也不怕！』

『我的冤仇我的恨，  
比天高哇比海深，  
盼望翻身日子望的我眼紅，  
今日冤仇不報不算人！』

閻鴻秀揭開門簾走出門，  
瞧見艾艾跟二娃直嘟囔，  
惱怒氣恨到牙齒根，  
口裏唾沫往外噴：  
『趕快回家做營生，  
鋤草煮料餵牲靈！』

艾艾歪着腦袋身子擦：  
『從今再不給你當牲靈，  
不如牛馬的日子我熬盡！』

二娃喊道：『老余叫妳去  
他有話兒要說咧！』

艾艾跟上二娃走大道，  
氣的閻鴻秀心發毛。

兩人走進二娃家的門，  
艾艾兩串淚珠亮晶晶：  
『我要跟閻鴻秀鬧離婚！』

老余回答她：『只要妳願意：  
跟他離婚沒問題。  
我們反對一個男人兩個妻！』

『前幾年我就鬧離婚，  
薛村長他總不答應！』

二娃站在門口把狗踢：  
『村長的腦筋真晦氣！』

老余指手說：『請坐下！  
地主惡霸澈底要搞垮，  
起來鬥爭不要怕，  
鬥倒閻鴻秀妳就翻身啦！』

擦乾眼淚舐嘴笑：  
『閻鴻秀一定要鬥倒！』

## 二十三、不受地主的騙

老狐狸見麻繩遠遠地躲，  
閻鴻秀看情景心裡急如火，  
提上公鷄走進村公所，

面對村長笑紋多。

『送給村長一隻肥公雞，  
炒菜喝酒真個美！』

村長坐着椅子吸旱菸：  
『這隻公雞有四斤半！』

閻鴻秀坐下笑一聲：  
『薛村長！我心上很高興！  
今日一下變成新腦筋！  
土地改革我贊成，  
很想幫助窮人鬧翻身，  
獻出好地三十畝，  
留下四十畝我自己種。  
你看能行不能行？』

薛永祥展眉笑盈唇：  
『你思想轉變是好事情！  
自動獻地我看是能行，  
地主生活要照顧，  
貧農也要有地種。  
我到老余那裡講一響，  
老余一定很贊成！』

陳元亮從炕邊站起身：  
『你莫說那「很贊成」

見了老余，你要挨批評！』

元亮轉臉對着閻鴻秀氣泱泱：

『你陰謀詭計胡倒騰！

送來公雞拉攏人，

誰會領你那份情？

地主剝削窮人算不盡，

你幫助窮人翻什麼身？

誰能勞動地歸誰，

誰叫你「獻地」裝好人？

地主的土地財產全沒收，

羣衆討論給窮人分！』

閻鴻秀對元亮翻白眼：

『你農會做事能隨便？

我的土地你還能沒收？

恐怕沒有生下老虎胆！』

元亮指着閻鴻秀灰臉皮：

『你站窮人妻，你奪窮人地，

你吃佃戶糧，你穿佃戶衣，

你沒挖過一鋤犁一犁，

羣衆不該沒收你?!』

吵到臉紅脖子粗，

余舉百從門外進了屋。

村長搖搖幌幌問余舉百：

『閻鴻秀自動獻出三十畝地，  
看你同意不同意？』

『是誰叫他來獻地？  
土地錢糧全要沒收咧！』

陳元亮生氣綳紋深：

『閻鴻秀央求村長講人情！』

老余批評薛永祥：

『你做事情失立場！  
羣衆利益不關心，  
那有資格當村長？  
澈底改造壞思想，  
爲羣衆服務爭榮光！』

薛永祥聽罷愁臉眉：

『跟上閻鴻秀吃了虧！』

閻鴻秀碰了一鼻子灰，

乖乖地回到家裏去；

院裏院外找艾艾，

心上另外打主意。

艾艾走路頭髮隨風飄，

陳家周家四下裏跑，

嘴巴會說也會道，  
鬧翻身的勁兒萬丈高。

艾艾路過閻家門，  
閻鴻秀連聲叫不停。

狼叫羊羔子越叫越遠，  
艾艾直跑頭不轉。

閻鴻秀攆去拉住艾艾手，  
臉皮發笑，活像搖尾巴的狗。

『窮鬼們起來鬧鬥爭，  
妳可不要吭一聲，  
以往叫妳吃了虧，  
今後補妳十兩黃金十兩銀！』

『不要你黃金不要你銀，  
只想要你老狗命！』

急的閻鴻秀磕頭又作揖：  
『我的好艾艾！不要生氣！  
給妳縫一身花花綢子衣，  
要甚有甚都給妳！』

眼睛一睜鼻子哼，  
艾艾轉身一股風：

『你說鬼話頂屁用！』

閻鴻秀惱恨臉色變，  
揪住艾艾頭髮亂打臉：  
『妳想發瘋做土匪，  
我把妳剝成肉蛋蛋！』

艾艾抓住他的鬍子使勁拔，  
右手照他臉上打又抓，  
打的閻鴻秀叫媽媽。

拉拉打打叫又罵，  
土坡坡上走下周二娃。

二娃縮起袖子揮拳頭，  
好似猛虎大聲吼：  
『搗死壓迫人的閻鴻秀！』

聽見二娃來助威，  
她一拳打進閻鴻秀眼窩裏。

打的惡霸灰塌塌，  
跣躡在地上亂吱哇。

出了悶氣心歡暢，  
艾艾跟二娃去找陳元亮。

## 二十四、大家團結鬥地主

一把把柴草煮不熟飯，  
一塊塊青磚修不起院，  
十人划動黃河大木船，  
萬人團結萬事都改變。

僱農貧農和中農，  
大家團結一條心！

貧僱農好比硬骨頭，  
中農猶如骨上肉。

骨肉相連不分離，  
親密團結在一起。

天下農民一家人，  
鄰幫鄰勸村幫村。

農民團結好似萬把火，  
消滅封建勢力像燒野坡。

團結的歌聲響遍陳家莊，  
組織起來有力量。

羣衆選舉陳元亮當主席，  
領導全村實行大改革。

二娃到元亮家裡做商量，



年青小伙子坐滿炕。

二娃站住氣直喘：

『閻鴻秀真是黑心肝！  
如今還敢打艾艾，  
腳踩住受苦人不讓把身翻。  
我給他攬工整二年，  
半個工錢也沒見。  
租種他的山地十來年，  
剝削了租子六十石。  
一珠珠汗水一串串汗，  
種地受苦他曉得多艱難？  
背脊樑樑晒成炭，  
胳膊腿腿痛又酸！  
辛辛苦苦受一年，  
都給地主剝削完！  
今天要實行耕者有其田，  
消滅地主惡霸大昏蛋！  
他害死人命要他還，  
咱們用棍棒把他腿打斷！』

元亮批評周二娃：

『會上不能用棍棒打！』

二娃歪着腦袋露着牙：

『地主惡霸爲甚不能打？  
你忘了他從前打了咱？』

咱今天不該打死他?!』

陳福清老漢心胆戰：

『打的頭破血流，我不敢看！』

『你老漢心軟像個豆腐人，  
心對惡霸地主不仇恨！』

元亮礮響旱菸桿：

『敲打起來會場亂！

大家一窩蜂似的上去打，  
壞人就有機會鑽，  
打傷自己人，損失就不淺！  
你來訴苦我仲冤，  
一個一個都發言，  
他害死人命罪惡大，  
公審鎗斃有法辦！』

二娃坐下臉兒紅：

『一頓亂石頭砸死也能行！』

余舉百從凳子上站起身：

『亂石頭砸死不能行！  
地主惡霸是舊社會的吃人虫，  
打人殺人胡亂行，  
咱們是新社會的文明人，  
不能亂打亂殺人。』

罪惡輕的教育他，  
罪惡重的判徒刑，  
誰害死人命由誰頂，  
人民組織法庭來公審，  
呈請上級政府給批准，  
執行鎗斃快人心！』

聽了老余話兒二娃心裏喜：  
『你們說的有道理，  
公審鎗斃我同意！』

吵吵嚷嚷人來齊，  
院裏院外到處擠。

東院西院兩堵牆，  
男人婦女兩下裏作商量。

婦女會裏艾艾當組長，  
喊叫婦女們到會場。

老婆婆開會又揀棉花渣渣，  
小媳婦還把鞋底捺。  
香梅將艾艾撐一把：  
『艾艾這幾天喜的像一朵花，  
從頭到腳漂亮的沒吃渣！』

艾艾臉紅好像牡丹花：

『說這佢皮話要爛牙！』

婦女會主席站中間：

『明日的大會衆人多多提意見！』

爭着發言爭着嚷，

好似一串鞭砲格巴形響。

香梅說：『世事苦水要倒光！』

俊娥說：『闔家財物全沒收！』

玉蓮說：『閻鴻勃要綁上，

細成個雀兒抱木椿！』

艾艾說：『黃連巴豆苦，

我的苦處沒幾數，

心裏急的等不住，

我要第一個發言來控訴！』

婦女們開罷會，艾艾找二娃，

東院裡男人們開會擠一搭，

二娃正在把言發：

『封建壓迫澈底要打垮！

築一院高樓不是一兩天，

地主剝削人禍害幾千年！

舊社會的佃戶像樹上的鳥，

人家胳膊一抬就得跑。

財主們吃飯喝一杯酒，  
窮苦人的血汗嘩嘩地流。

餵胖了豺狼傷人命，  
養肥了地主害死人。

一架架山嘞一座座城，  
天下的窮人要翻身。

烏雲遮太陽只是一陣陣，  
閻鴻秀的剝削行不通！』

二娃的話兒沒說完，  
閻鴻秀跑到門外邊：  
『窮鬼們鬧的翻了天，  
鬥爭閻鴻秀爲哪般？  
你們真的要鬥我，  
我跳井一死都完蛋！』

閻鴻秀嚷着向井邊跑，  
脫下鞋子往井裡跳。

井水只有三尺深，  
閻鴻秀假裝吓唬人。

衆人都來看笑話，

閻鴻秀又往井上爬：  
『井裏的水太涼啦！』

小孩們拍手笑哈哈，  
大人們又笑又是罵，  
二娃生氣說：『網起他！』

拿起繩子去網綁，  
他捧石頭打到二娃腦袋上。

打的二娃血直傾，  
蹲在地上大罵：『龜子孫！  
狼心狗肺敢行兇！』

衆人網起閻鴻秀，  
銀錢糧食全沒收。

閻家窖裏糧食都霉爛，  
黃金白銀挖出幾罐罐。

## 二十五、審判殺人罪犯

村子南邊黃土坪，  
男男女女鬧哄哄，  
審判殺人罪犯閻鴻秀，  
幾千幅臉孔堆笑容。

婦女小孩坐右面，

左邊淨是男子漢。

『人民法庭』大字匾，  
懸在法庭正中間。  
上面掛着毛澤東大像片，  
桌子上鋪一塊大紅氈。

羣衆選舉審判委員元亮們，  
公推余舉百當主審，  
審判委員們庭上坐，  
閻鴻秀在庭下減頭不出聲。

艾艾急着想吐冤枉氣，  
走上去指着閻鴻秀厚嘴皮：  
『我的爹媽是誰害死的？  
誰個奪了我家六畝地？  
我的丈夫你毒殺，  
叫我給你當毛哩！』

肚子裏苦水跟古井一樣深，  
一天兩天倒不盡！

一把鼻涕一把淚，  
艾艾哭訴衆人都嘆氣。

『成立了新政權，他假裝捉土匪，  
金銀財物埋在地窖裏。

賣地賣房換白銀，  
東隣西舍去哭窮。  
白天喝的稀湯湯，  
半夜偷着煮肉烙油餅。  
他叫我勾引薛村長，  
衆人說他是人不是人？』

衆人回說：『大壞蟲！  
雪裏埋人埋不住，  
哄人的把戲漏了風！』

『國民黨來了他勾結頑固軍，  
殺了村裏十七個人！』

幾千張嘴裏牙咬緊，  
幾千隻眼光怒騰騰。

說到如今他歡喜：  
『老狗你敢把我動一下咧？  
今日我是天上的鳥，  
願飛到那處就往那處飛！』

馮老漢指着崔鴻秀的鼻子罵：  
『龜孫子把人欺炸啦！  
舊社會裏你說我兒抗和籽，  
送到縣衙門裏打死他！』



放牛娃銀柱也受了他欺壓：  
『閻鴻秀門前的大路不准咱踏，  
我吆牛從門前過了一次，  
說咱把路踏壞啦！  
打的我昏倒在地下，  
你說這是真事還是假？』

閻說：『你們講的不虛假！  
請求弟兄們，多多原諒咱！』

周二娃紮住傷口忍着痛，  
提起往事心頭恨：  
『閻鴻秀勾結蔣介石頑固軍，  
刺了我媽的好眼睛，  
鎗斃了我的老爹爹，  
殺人如殺雞呀，你多兇狠！』

雷樣的吼聲，樹林般的手，  
全場的人要求：『鎗斃閻鴻秀！』

羣衆的意見『人民法庭』要執行，  
縣政府討論給批准。  
判決書宣佈鎗斃閻鴻秀，  
全場響遍口號聲。

二娃將閻鴻秀拉到空場上，  
照着腦袋放一鎗。

鎗斃蔣介石的一名親弟兄，  
莊稼人消除一分心頭恨！

## 二十六、分地

元亮踏進二娃家的門，  
瞧見二娃端着步鎗學瞄準。

『你真是村裏好民兵，  
胆量頂大，鎗斃了咱的大仇人！』

二娃放下步鎗腿立直：  
『鎗斃閻鴻秀是頭一次，  
我還想鎗斃蔣介石！』

艾艾忽地跑進門來高聲問：  
『咱們分地怎樣分？』

二娃逗着玩笑裂開嘴：  
『我們分地不給妳！』

艾艾鎖着眉頭，實在不如意：  
『男女老少都有一份，  
爲甚不給我分地？  
你跟閻鴻秀換了一張嘴？  
開口說話不講理！』

『給你分下地，妳不會種，  
茅茅草長到一人深！』

『種地紡線，樣樣比你能，  
做起營生頂你兩個人，  
茅茅草不准長一根！』

『妳說的比唱的還好聽，  
尿泡吹的大，裏頭一場空！』

『不信咱們比一比，  
你這年青后生算個屁！』

元亮笑說：『不要逗玩傷面情，  
你們都是好勞動。  
分地問題快討論！』

坐在炕上的二娃眼珠兒滾：  
『分地不給閻鴻秀家裏人分！  
不紡棉花穿綢緞，  
不種五穀吃羊肉餅，  
一輩子吃肉喝酒福享盡。  
如今也該他受幾天窮，  
凍死餓死滅禍根！』

元亮的態度很冷靜：  
『你這意見不能用！』

毛主席領導的新社會，  
不能餓死凍死人！  
地主也給分一份地，  
自己勞動過光景。  
若是他們沒地沒吃穿，  
偷你的莊稼盜他的銀，  
鬧的大家不安生！』

艾艾靠住門板把衣角兒提：  
『可以少給他們分一點地，  
荒坡遠山讓他刨挖去！』

余舉百站在炕跟前，  
一個手勢畫個圓籬圈：  
『土地改革爲了生產大發展，  
農民有地種，人人有吃穿。  
地主除了罪大惡極殺人犯，  
都要得到和農民同樣土地權，  
好地癩地都給他分，  
分得少了生活難。  
我們消滅地主靠租子吃屎飯，  
督促他們務生產。  
富農多餘的土地拿出來，  
分給窮苦的莊稼漢。  
沒地少地的農民要填平，  
中農利益不侵犯！』

老余的話兒鏡子一樣明，  
二娃聽罷眉梢動：  
『想起地主的剝削真氣人！  
只要他們今後努力種生產，  
分給一份地，大家能安寧！』

艾艾說：『可以給地主分一份，  
召集羣衆快討論，  
早點兒分了地，大家好春耕！』

他們走到院子裏，  
瞧見南面來了中農關福壽，  
矮胖身子大紅臉，  
放下糞桶問老余：

『全村平均，我多下二畝地，  
怎樣解決這問題？  
大小綿羊我有五十隻，  
還有兩個小毛驢，  
是不是都要分成一樣多的地？  
分成一樣多的窯洞和毛驢？  
中農多餘糧食是不是沒收咧？  
舊社會裏我租種地主的地，  
年年租子把人逼。  
共產黨來了減租又減息，  
我買下土地和毛驢，  
白天黑夜忙生產，

去年收的糧食有剩餘。  
要把我的東西分了去，  
以後誰也不敢勤種地！  
土地改革我同意，  
打倒封建惡勢力，  
人人有地種，個個勤動彈，  
家家的光景都富裕！』

老余搖着手兒喜洋洋，  
面對福喜說端詳：

『中農的糧食、房屋、牛羊都不動，  
你這問題請放心！  
地少的中農還能補到地，  
地多的中農由自己定，  
你願意送給貧農就拿來分，  
你願意自種就自己種！』

羞搭搭的福喜臉蛋兒紅：  
『多下二畝地，我要自己種！』

老余笑道：『這能行！  
今後你更要勤勞動，  
勞動的果實自己得，  
牛羊滿圈糧滿囤，  
一年的收成要够兩年用！』

福喜和老余手拉手，  
邊說邊笑向會場裏走。

元亮召集羣衆到大土坪，  
『分配委員會』由選舉來產生，  
艾艾二娃都當選，  
分地的辦法會上討論作決定。

分地首先照顧最慚惶的人，  
好地賴地自己挑，  
民主討論來評定。

打下蠅蟲除瘦根，  
消滅地主階級窮人翻了身。

二娃補到兩畝地，  
心裏的高興浮上了臉皮。

艾艾分到六畝地，  
不想吃飯，急忙跑到地裏去，  
走過東畔走西角，  
指手嚷道：『這塊我要種春麥！』

## 二十七、投紅豆

分罷土地，薛永祥找元亮，  
腦袋身子直幌蕩：

『分配委員更爲甚沒把我選上？  
村裏事情能撇開我村長？』

陳元亮態度和藹又微笑：

『你的錯誤要檢討！  
不怪羣衆不選你，  
要問自己的思想作風好不好？！  
誰做工作能和羣衆多商量，  
不擺官僚架子不驕傲，  
困難他解決，辦事他公道，  
選舉時候羣衆會給他投票！』

『分配委員淨是老實老地，  
沒有經驗又不會說話，  
做事實在不公平，  
他們還能鬧個啥？  
我薛永祥那地不如他？！』

元亮眼睛睜的算盤珠兒大：  
『你張口說些瞎眼的話，  
分配委員們那件事做差？』

薛永祥指着元亮硬逼問：  
『我的地土不夠種，  
分地爲甚不給我分？  
你說這公平不公平？』



元亮解說真耐心：

『抽補土地作的很公平！  
減租減息又贖地，  
你是已經翻轉身，  
手下的地土盡够種，  
你多要土地去做甚？  
補地要補給滾啦翻轉身的人，  
村民大會上都已作討論，  
大會上你也沒哨聲，  
事情過了亂噏喂！』

兩人爭論還沒斷，  
艾艾走進元亮家裏講一片：

『村裏婦女我傳遍，  
改選村幹部，婦女也有權，  
明天開會鬧選舉，  
婦女們到會不怠慢！』

薛村長臉兒紅丹丹：  
『這回是誰鬧改選？』

元亮說話又收拾糞筐底：  
『老余同志已經告訴你！  
羣衆對你不滿意，  
全村要求鬧選舉。  
過去的工作要報告，

你得早些做準備。」

『村裏灰鬼亂拾翻，  
七嘴八舌鬧改選，  
選來選去離不了我薛永祥，  
做個村長不簡單！』

艾艾聽罷不耐煩：

『全村羣衆鬧改選，  
怎麼是灰鬼亂拾翻？  
不光你能當村長，  
好的村長千萬！』

薛永祥論着眼睛要回家，  
臨走說句生氣話：  
『看你們能夠鬧成啥？』

第二天村裏鬧選舉，  
黃土坪上像「逢集」，  
老漢老婆婆拄拐杖，  
婦女們牽着小孩紅花衣，  
年青後生地上坐，  
主席台上忙着放桌椅。

村民大會開始早，  
薛村長被請走上台，  
過去的工作一一做報告，

報告完畢露一絲兒笑：

『我的脾氣太糟糕，  
得罪下鄉親也不少，  
錯誤一定能改正，  
希望衆人多指教！』

周二娃誠懇地批評薛永祥：

『村裏公差勤務你一年不算賬，  
不曉得誰短誰個長！  
變工小組都散夥，  
你不瞭解是甚情況！  
錯誤實在也不少，  
可是成績不能忘，  
領導村裏戡租又生產，  
組織羣衆打退敵人來搶糧，  
支援前線很熱心，  
親自拾起担架上前方。』

主席台左面站起陳正林：

『你強固人們鬧變工，  
我家三個人編到三個組，  
一家不能統一移餅種。  
我們好勞動一天算一個工，  
別人半勞動也頂一個工，  
我說這事不公平，  
你還把我罵一頓！』

駝背的馮老漢話兒快：  
『合作社股金你給全村都攤派，  
擺個門面圖好看，  
不管人家愛不愛。  
買些羣衆不用的東西回來賣，  
生產困難不解決，  
沒有按時算賬分紅利，  
社員大會也不開，  
合作社賠本垮了台，  
全村羣衆都受害！』

陳小五大聲說實情：  
『去年冬天一個夜五更，  
你要派我去送信，  
我到遲了你大罵，  
幾個耳光打的我腦瓜兒渾！』

閻正明畫個手勢在空中：  
薛村長的官僚作風太害人！  
那次派我抬傷兵，  
我正冷的發抖腦瓜痛，  
你硬說我假裝病，  
強迫我去抬一程，  
抬到半路我暈倒，  
捧壞了傷兵好弟兄！』

艾艾的聲音像銅鈴：

『你跟閻鴻秀胡搗弄，  
不准我受壓迫的人兒鬧離婚。  
自私自利，只圖有吃有地種，  
不管別人大事情。』

老余同志發言吸一口氣：  
『薛村長過去工作有成績，  
不怕困難不怕死，  
按時完成任務不「扯皮」。  
他的錯誤一大堆，  
大家的批評是正確的，  
我的責任也不輕，  
縣上區裏缺少檢查和教育。  
以後上面時常要幫助和檢查，  
他改造思想也要多努力！』

心裏的意見人人提，  
提完意見鬧選舉。

候選名單上十一個人  
全村羣衆來討論，  
名單上有個薛永祥，  
大家決定去了名。

羣衆又選出檢票人：  
正林、小五、閻正明。

投票箱兒桌上放，  
識字的人們寫票往裏裝。

不識字的人們投紅豆，  
紅紅豆投進碗裏頭。

候選人坐成一條線，  
每人背後放一個碗，  
一顆紅豆投給敬愛的人，  
陳元亮碗裏裝個滿。

二娃媽媽沒眼睛，  
拿着紅豆把艾艾跟，  
紅豆投給陳元亮：  
『投給一個爲羣衆服務的人！』

紙票紅豆全數光，  
陳元亮當選新村長。

其他幹部也選定：  
艾艾做了婦女主任，  
二娃選成民兵中隊長，  
一齊爭取模範村。

全場拍起手，人人都高興，  
艾艾笑似風吹水波兒動。

## 二十八、大生產

薛永祥給元亮交了大紅印，  
揸上背包要起程。

元亮要薛永祥提意見：  
『怎樣組織村裏鬧生產？』

薛永祥說：『開個羣衆會，  
全村編成幾十個變工隊！』

『變工互助要由羣衆都自願，  
不能強迫命令由咱編，  
往年幹部包辦編的變工組，  
今天編成明天散！』

薛永祥的臉兒紅一片：  
『老余要我到縣裏去受訓，  
你想給我說些甚？』

『不好的思想在學習中去改正，  
以後再做工作要有新作風！』

元亮送薛永祥到黃沙嶺：  
『村裏工作你以後多批評！』

新村長一心領導大生產，  
元亮見人問一番：  
『村裏事情你有甚意見？』

生產方面你有甚困難？」

馮老漢見了元亮把鬍子捻：  
『去年年景癩，收的糧食少，  
缺種籽缺吃怎麼辦？』

『沒收來閻鴻秀的糧食囤裏裝，  
分給缺糧的人們作春耕糧。  
沒收來閻家的銀錢買種籽，  
誰缺什麼種子全報上！』

銀桂問元亮：『春喜生了病，  
他的八畝地誰給種？』

『我們變工組給他種，  
不能讓地荒一分，  
病好以後他還工！』

陳福清說：『我有牲口缺草料，  
實在餵不起，只有去賣掉！』

『我沒牲靈有草料，  
你來參加我們變工組，  
咱們的困難解決了！』

陳福清聽過元亮話兒臉上笑：  
『變工互助辦法好！』



元亮和艾艾在村南碰了面，  
互相商量組織婦女大生產。

組織的辦法商量好，  
兩人分頭四處跑。

艾艾走路又拐線，  
勞動的曲兒村上傳：

『莊稼人種下穀，泥瓦匠蓋高樓，  
婦女們織成花條布，  
人造的飛機天上飛，  
人造的汽車嘟嘟嘟。』

土地是塊刮金板，  
千年萬年刮不完，  
要想金黃的穀子收的多，  
只有天天勤動彈。

好吃好穿怕動彈，  
二流子懶漢人討厭，  
誰不勞動是吃人虫，  
大家教育他變心眼！

變工互助勞動好，  
互相間困難照顧到，

人多熱鬧做活快又細，  
好的多鼓勵，癩的多指教！』

艾艾走到俊娥家，  
俊娥正搖車把紡棉花，  
雪白的棉花紡成絲一樣的線，  
紡織又種地，婦女力量大。

俊娥向艾艾提困難：  
『我們紡織組裏棉花都紡完，  
想織一機子布還差十斤線。』

『合作社有棉花也有線，  
你們領線來織布，  
能够賺到大工錢！』

香梅抱着小兒見艾艾：  
『我想紡織種地鬧生產，  
小娃娃纏住丟不開！』

艾艾答說：『這事不作難，  
參加變工組，樣樣都好辦，  
農忙時候衆人上了山，  
留下一個婆姨做菜飯，  
娃娃交給作飯人兒去看管，  
妳空出身子務生產。』

『只要別人都情願，  
參加變工我喜歡！』

『妳自願參加變工組，  
有了意見都提出！』

二娃來到香梅家，  
香梅問他：『你做啥？』

『我們變工小組要整頓，  
你們參加不？我來問一問！』

艾艾招呼二娃：『你坐下！  
變工互助咱們編一搭！』

香梅操心：『咱們沒牛怎價鬧？』  
二娃提議：『組裏朋夥買一條！』

大家選舉二娃當組長，  
互助的辦法齊商量。

困難都解決，互助團結緊，  
陳家莊上面貌新。  
去年的地主今年忙耕種，  
去年的懶漢如今天明去拾糞。  
家家戶戶勤勞動，  
生產計劃人人訂：

多打糧食多紡織，  
一年的收成用不盡。  
男子漢們地裏忙，  
婦女們種地不鬆勁。  
老婆婆紡線又織布，  
一天的飯菜作三頓。

啟明星星天上明，  
變工小組起了身，  
各組的人們都比賽：  
『看誰做的快，細作又精耕！』

陳元亮領着一夥人，  
扛犁，挑糞到黃沙嶺，  
閻鴻秀的兒子閻有文，  
參加元亮小組鬧春耕。

閻有文跟元亮在地裏談，  
『地主習氣我要全改變！  
如今母親每天紡線線，  
我要保證勤勞務生產！』

對面溝裏歌聲響，  
二娃變工小組耕種忙。

余舉百扶着一張犁，  
跟着二娃們耕黃地，

揮起鞭子吆着牛，  
一犁犁新土好似波浪兒起。

艾艾撒着春麥種籽笑開嘴：  
『老余同志！你怎麼會犁地？』

老余提起犁把轉過彎：  
『我是種地的老把式，  
手上的繭疤從小沒間斷！』

不停地犁嘞不斷地種，  
滿山遍野的土圪塔兒新。

晌午休息擦一擦汗，  
老余同志把報唸，  
報上表揚南溝變工組，  
大家討論照旁人的好法兒辦。

香梅坐着將鋤把搖，  
提出意見浮上笑：  
『怎樣記工才算好？』

老余拿着報紙講不停：  
『按時按工來記分！  
全勞動力和半勞動，  
他們作活各不同，  
好勞動力一天記十分，

作活半天記五分；  
半勞動力一天算半個工，  
誤了時間少記分。  
按月或是按季來算賬，  
誰好誰癩衆人評，  
短下工的給別人補，  
長下工的不落空！』

香梅聽了眼皮兒抬：  
『這個法式真不癩！』

二娃舀水把言發：  
『往年的合作社都鬧垮，  
咱要重新組織合作社，  
誰個請願誰說話，  
入股退股都由他，  
按時算賬分紅，開會想辦法，  
一心爲了羣衆來服務，  
發展生產福利大！』

香梅說：『紡織合作社要整頓，  
消費合作社要換人，  
醫藥合作社用處大，  
咱要把它組織成！』

衆人喝水又咯吵，  
討論問題勁兒高。

吃罷午飯喝足了水，  
吆牛加鞭快耕地。

太陽落坡滿天霞，  
種地的艾艾汗珠兒洒。

整天勞動精神好，  
晚上呀回來，月兒照眉梢。

## 廿九、出籠的雀雀唱的歡

清晨起來艾艾上井畔，  
自編的曲兒唱的歡：

『地主惡霸欺壓人，  
害苦了咱們窮百姓，  
一家發財千家窮，  
一人作惡萬人恨！』

太陽出來紅火紅，  
共產黨是咱的大救星，  
分地分房有吃穿，  
到處百姓喜盈盈！』

二娃走出門外看：  
『妳不用担水，我給妳担！』

担回水來看見艾艾劈木柴，  
二娃笑說：「我帮你劈！」

艾艾彎腰旁邊站，  
明光光的眼珠把他看一眼：  
「你的鞋子快穿爛，  
我做一對給你穿。  
你媽沒眼珠，做事很困難；  
我能帮你去作飯！」

「吃一頓羊肉餡子麵，  
衆人今天來給我種穀，  
我請你們美美地吃一餐！」

細絲絲麵條長又長，  
先撈一碗給老媽。

第二碗麵條雙手給二娃，  
一勺餡子又往碗裏加。  
二娃拿來醋瓶走近她：  
「你嚐嚐這醋可美啦！」

一股擗蒜瓣一根根葱，  
一朵朵黃花麥一顆心。

吃罷飯喇上山去種穀，  
前頭兩人走一路，



二娃挑起兩箇箕，  
艾艾扛上一把鋤。

走着腳步拉着話，  
兩人心上燒起火花花。

到了地畔上，二娃氣直喘，  
放下了箕筐拄扁担。

兩人對面坐在黃沙坡，  
手拿着白土圪塔畫人物，  
我畫一個您，您畫一個我，  
畫在地坂上又擦過。  
我再瞧瞧您，您又望望我，  
模樣兒畫在心地窩。

眉對眉兒眼對眼，  
眼睫毛動彈把情意兒傳。

四夥眼珠兒閃情光，  
彎彎曲曲地說主張。

『你年青力壯真是好勞動，  
能說能做心裏明！』

『妳有才貌品性很端正，  
地主惡霸糟踏妳真不輕！』

『我有了妳，好比孤雁又飛回，  
一塊兒死活都值得！』

『我有了妳，好似蜂兒採花粉，  
飛來飛去不離分！』

兩人拉話正是歡，  
變工隊的人們上了山。

妳提糞筐我動鋤，  
兩人忙着去種穀。

### 三十、洞房佳話

青格鬱鬱的地，藍格英英的天，  
紅艷艷的太陽照得樹影兒彎。

鳥兒飛舞紅公雞兒唱，  
村裏男女歌聲揚。

花兒含笑惹蜜蜂，  
二娃艾艾鬧結婚。

莊前莊後都是好朋友，  
送來紅花又送肉。

花兒插在胸膛上，

倆人笑的跟花兒一模樣。  
香梅指手說：「真漂亮！」  
陳元亮說：「一對好鴛鴦！」

對對鴛鴦樂陶陶，  
倆人進洞房忍不住地笑：  
「這樣日子夢也沒夢到！」

倆人拉手搖幾搖：  
「共產黨領導咱們翻身了！  
民主政府真正好，  
咱們永遠忘不了！」

「中國人民打垮日本軍閥們，  
國民黨不給民主與和平，  
反動軍隊殺害老百姓，  
咱要把他消滅淨。  
人民政府動員青年去參軍，  
我要第一個去報告，  
保衛土地保衛妳，  
解放全中國，人民大翻身！」

「你去參軍我贊成，  
沒啦軍隊咱翻不了身！」

「雪打牆兒冰蓋房，  
蔣介石國民黨命不長。」

鐵打江山銅鑄城，  
共產黨領導的天下泰山一樣穩。  
蔣介石軍隊消滅淨，  
咱們天天享太平！』

結過新婚三十天，  
二娃參軍上前線。

村裏男女唱起秧歌一大羣，  
歡送青年們去參軍，  
兒童團贈給大紅花，  
老年人再三給叮嚀：  
『不消滅反動派莫回村！』

二娃媽媽拄着拐杖來送，  
拉住二娃話兒明：  
『國民黨軍隊剗了我的好眼睛，  
報仇二字記在心！』

『爹媽的血仇我記的清，  
前線上努力殺敵人！』

送了一程又一程，  
艾友送到周家嶺，  
高高的松樹直點頭，  
他把實心話兒說給出征的人：

『你去打仗把心安，  
種地紡線樣樣我能幹，  
孝奉老娘跟你一樣，  
抽空做鞋給你穿，  
家裏事情你莫操心，  
一心一意殺敵人！  
勇敢殺敵多立功，  
戰鬥英雄留美名！』

二娃的眼珠圓又大，  
笑對艾艾說兩句告別的話：

『種地紡線勤勞動，  
勞動英雄真光榮！』

一九四七，六，十八。

寫完。